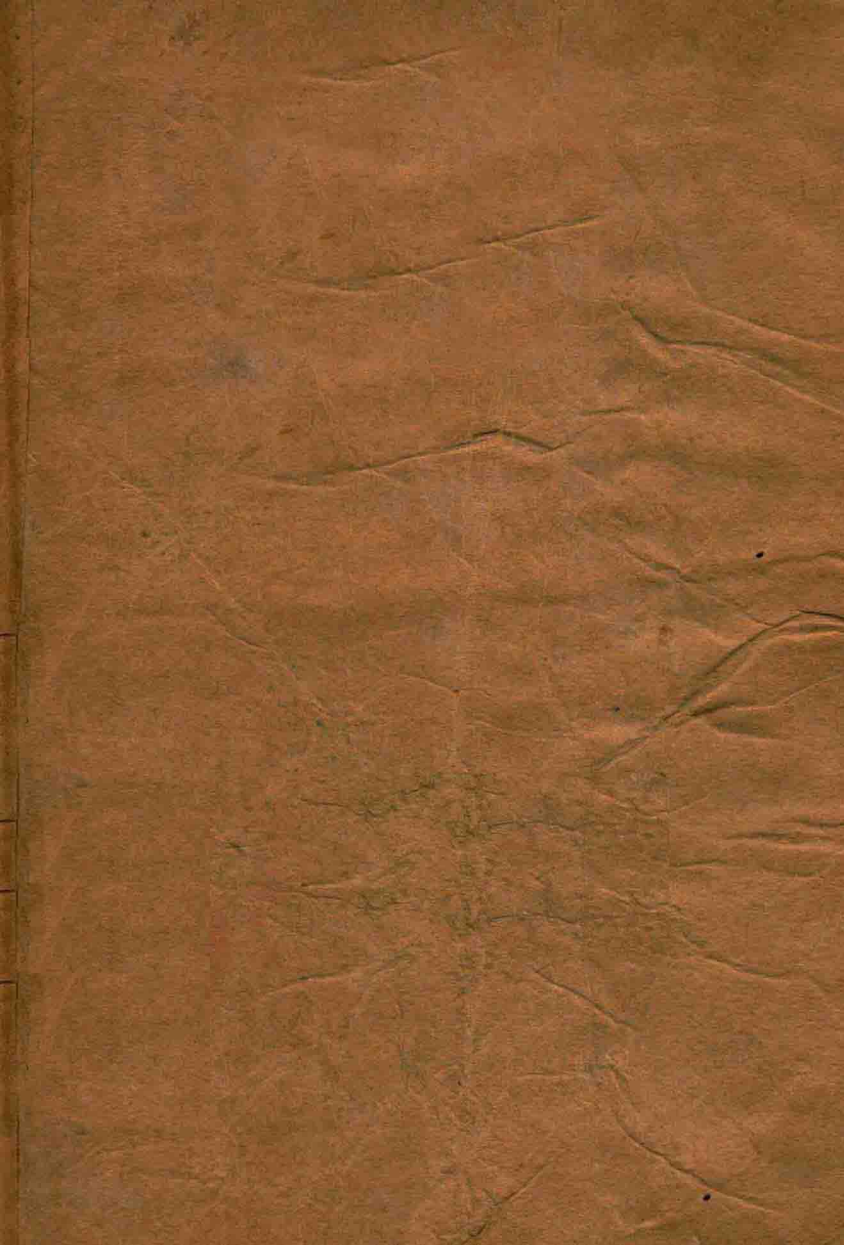


白茶



茶 白

著 珂 斑

物

人

巴利克

沃洛迦

革力布

學生甲

學生乙

咖啡館的歌女。

林娜

娜迦

女裁縫。

公寓的夥計。

此劇在九十年代發生於有大學的一個城市裏邊。

大學的學生。

佈景

下等公寓裏邊一間大學生住的房間，佈置的很平常的樣子；沿着左邊的牆放了兩張床；一張床靠外邊了一點，一張靠裏邊了一點。在兩張床之間放了一張抽屜櫃。在這張床下放着一個籃子，那張床下放着一個箱子。在牆角裏放着一個平常的洗臉盆，裏邊放着茶杯和水罐子。對面牆跟前放着一張睡椅。在中間牆跟前放着一張方桌，上邊放着書，紙，帽子，玻璃杯，茶杯等。抽屜櫃上，睡椅上各處擲的都是書。有一本書擲在床上的腳頭裏。在中間牆的左邊一道門。巴利克在靠外邊的一張床上躺着，沃洛迦在那一張床上躺着。他們都是同班的學生。巴利克穿着制服，沃洛迦沒穿制服，蓋着被子，露着腳，穿着長靴。都不作聲。

巴 沃洛迦，你睡着了嗎？

沃 睡着了。

巴 睡的很熟嗎？

沃 睡的好像死人一樣。

巴 那麼，你不想喫飯嗎？

沃 滾開吧！

巴 (少停。)(唱着：)

醫生趨至醫生前，

醫生向醫生說：

『朋友，我們怎麼去問一問

到何處喫飯？』

醫生回醫生說：

『「畫餅」就是我們的午餐！』

沃洛迦！我這一份也送給你喫了吧！

沃 你說的笑話也並不見得怎麼樣的可笑，還不如你不作聲的睡下不至於覺得餓的

慌吧！

巴 哦，睡吧！讓你睡下去夢見古來一切的餓死鬼吧！

沃 道不敢你去夢見吧！

巴 好了！

（沃洛迦臉轉向牆，少停。）

沃 （臉又轉向巴利克說。） 幾點鐘了？

巴 你教我看那一個鐘呢？看日規呢……還是教我看當在當舖的那一個鐘呢？

沃 （帶著生氣的樣子。） 你告訴我幾點鐘了吧。

巴 看一看你的當票就得了……

沃 | (很生氣的起來，走到抽屜櫃跟前看了看鬧鐘。) 十一點四十分了。(咬著指甲在室內走來走去

的走著。) 什麼時候才是我們喫最後的一頓飯呢？

巴 | 大概在石器時代罷。

沃 | (笑了笑又沉思起來。) 我們不過昨天兩點鐘的時候喫了一頓飯；昨晚沒有喫飯，今
早又沒有喫飯。

巴 | 這有什麼法想呢……

沃 | 我們快一天一夜都沒有喫飯了……唉！

巴 | 別計較這些了；將來挨餓的日子長着呢……

沃 | 我問你：革力布大概有錢吧？你想怎麼樣？

巴 | 革力布有一個禿頭，有一個沒牙壳子的老大娘；這些合起來連一個錢也值不

到！

沃 | 巴利克，你說話太粗野了！

巴 | 沃洛迦，你說話太下賤了！實在太下賤了！

（少停。）

沃 | 管他呢，無論什麼時候我都不想着喫飯！

巴 | 別瞎扯了；上禮拜你還是想着呢。

沃 | 你這樣瞎說着開心，不如你去向誰借點錢吧？

巴 | 去向掌櫃借一回吧！（冷的縮了起來。）這樣冷的天氣，他連火也不給生！他真有點混蛋了！我們不過兩個月沒有交他房錢。

沃 | 你真討厭人，我要走了。

巴 | 到什麼地方去？

（毅然決然的把制服穿上，猶豫著；咬着指甲。）

巴 | （無聊的向上吐着。）

沃 | 起來吧，你這廢物！起來想個法子吧。

巴 我睡下已經想好了。請你招呼叫把火壺拿來吧。

沃 可是茶葉和糖你自己做嗎？

巴 我並不是來燒茶，我要他來裝樣子的。不然就是教聽差的看着也覺得太寒心人了。人家都起來了，可是火壺還不叫拿來。就是一個衣服爛縷的乞丐，面子也是要緊的。叫把火壺拿來！

沃 這不過是你自己氣自己的吧了。（按鈴。）

夥計 （入。）

巴 （氣着。）把火壺拿來！

夥計 不要買什麼東西嗎？

巴 不買什麼！你買什麼不買，沃洛迦？

沃 不買！把火壺快拿來！

夥計 就拿來（出。）

沃 巴利克！向他借半塊錢吧？

巴 借是可以的，就是怕他不給……

沃 我來試一試。

夥計

（把火壺拿進來。）

沃 哼！……我告訴你……喂！……夥計！

夥計 要什麼？

沃 那麼……那麼……那麼着……給我……（半吞半吐。）給我漱口孟子拿來！

夥計 就拿來。（出。）

巴 哈——哈——哈！你怎麼連這一點胆子都沒有？

沃 （無精打采的樣子。）這太說不出口了！

巴 面子還要緊嗎？

沃 如果沒有飯喫還要面子幹什麼用！我問他借好了！

(夥計把漱口盂子拿來，放到那裏，向門走去。)

沃 夥計！

夥計 要什麼？

沃 就是這個。我的一張郵局的匯票。這不是
(到衣袋裏掏出一張票單，在手裏擾着。)
匯票！你明白嗎——要領錢了！你明白嗎？

夥計 明白。這有什麼不明白呢？

沃 二十五塊錢！明白嗎？

夥計 明白。

沃 但是，今天趕不上領了。

夥計 怎麼趕不上領？到兩點鐘才領錢呢！

沃 這還得要學校的担保……真是麻煩。
(向巴利克。)
你想怎麼樣——能來得及

嗎？

巴 | (譏笑着) 我想來得及。

沃 | (咬着牙) 你這傻瓜！(向夥計胆大了一點說。) 那麼，夥計，請你借給我一點錢吧，明

天我到郵局取來錢就還你。

夥計 | 我沒有。

沃 | 沒有嗎？

夥計 | 我從那兒會有錢呢？

沃 | 沒有就算了！去你的吧。

(夥計出。)

巴 | 借錢又沒有希望了！

沃 | 滾開吧！你自己把事情弄壞了，並且還來嘲弄人。

巴 | 哈——哈——哈！你給他看的什麼，不是匯票；是入門証吧？

沃 | 是入門証。

巴 | 這到不錯……唉，別氣了；倒茶吧！

沃 | 你怕是餓瘋了吧？……（指着額頭。）在這裏有點瘋了吧？

巴 | 我倒茶是裝樣子的！是裝樣子的！

沃 | 裝樣子幹嗎的！我不願自己來哄自己的肚皮！

巴 | （站起來。）不喝我自己來喝。（走到棹子跟前，洗着茶壺。）

沃 | 還要洗一洗！好像真預備喝茶的一樣。

巴 | 你知道我是一個神秘主義者；我很信降神術，我這麼一弄，那茶神馬上都下降了！（往茶壺裏邊倒上水，放到火壺上。預備着茶杯；一切都是很鄭重其事的樣子做着。）

沃 | 最好把那空茶葉盒子也放到茶壺上，把包糖的紙放到棹子上。（把這些都由寫字棹上拿來。）

巴 | 好了！差不多好像真的一樣……爲什麼呢？（做着。）請坐下吧；你做我們的餓

客好了……

(有敲門的聲音。)

巴！請進來吧！

(夥計入。)

夥計 掌櫃要錢的。

巴 好吧。這個很湊巧……

夥計 掌櫃很生氣的。

巴 生氣嗎？告訴他好了；就說生氣不但無益而且是很蠢的事。康德說：『生氣——就是爲着別人的過失來懲罰自己……』你記着：康德說的……

夥計 他說要告你們的。

巴 可不是，這也是個好法子。

夥計 叫我拿什麼話去回告掌櫃呢？

巴 我也不知道拿什麼話去回告他。一切我要說的話我已經都告訴他了。

夥計 明天可以交錢吧？

巴 明天？爲什麼要明天？爲什麼明天的日子要比別的日子特別些？不論那一天都

是一個樣……

夥計 聽說明天你們要到郵局領錢了……（指着沃洛迦。）匯票在他手裏呢……

巴 哈哈！沃洛迦，明天你的匯票還有效嗎？沒有過期嗎？

（沃洛迦惡狠狠的扭過臉來。）

巴 是的，不錯……匯票……那是真的。真有匯票。你告訴他——明天就交他錢。

夥計 那我就這樣告訴他吧。（出。）

巴 唔，我們來喝茶吧……

沃 你一個人喝好了。我不喝。

巴 （把茶壺由火壺上拿下來，執着茶壺在茶杯上說。）你要濃一點的茶嗎？

沃 （忍不住的笑着。）是的，要濃一點！

巴 太濃了是很不講衛生的……（拿起茶壺往茶杯裏倒着，後來又從火壺裏倒了一點清水。他倒的時候，都好像實在喝茶的一樣。倒了兩杯，坐下。帶着很殷勤的樣子送給沃洛迦了一杯說。）你不嫌太濃嗎？

沃 （坐下。）不要緊，我喝慣了。

（有敲門的聲音。）

沃 （很快的低聲說。）有人來了。快把那些一齊倒了吧，不然太不好看了！（走到門跟前開門。）誰敲門的？

（有位學生革力布進來；從他的衣服上看來，大概也是一個不比他的朋友有飽飯喫的人。）

革 早安！（很快活的樣子）有茶喝嗎？

巴 我們怎能沒有茶……請坐吧……

（革力布脫了外衣，縮着手，挨着椅子坐下。）

革 好冷呀！真冰的要命了！

沃 真可惡的天氣！

巴 你冷嗎，革力布？來烤一烤，喝點茶吧！（到火壺裏倒了開水，又到茶壺裏倒了一點同樣的清水；很殷勤的把茶杯端給革力布，革力布很奇怪的看了看茶杯裏的清水，又看了看沃洛迦同巴利克茶杯。巴利克與沃洛迦都哈哈大笑起來。）

革 這是什麼把戲？

巴 這是化學上的玩意：是 H_2O 燒到列氏表八十度就得了。別名又叫做——『白糖。』

革 只怕你們沒有茶葉了吧？

巴 你猜的真神妙！

沃 就是我們有茶葉也是不成的。

革 爲什麼？

沃 糖也沒有。

革 真糟糕！你們這些死豬！

巴 你瞧——你拿好意對人，人反來還罵你。

革 你們連一個錢也沒有嗎？

沃 同你一個樣。

革 不，我有錢呢！（掏出一個錢袋，手裏裏摸着。沃洛迦很羨慕的往錢袋裏看着）有三個銅子。

巴 你幹嗎到我們這裏來？大財主！是想來開心的嗎？

革 （沒精打采的樣子。）我想來向你們借幾個錢喫飯呢……

巴 這是你生來第一次吧？

革 （沒精打采樣子。）已經找了四個朋友了：無論誰連一個錢也沒有……現在個個人

都是窮個不得了！

巴 這真是職業的恐慌呀！

革 可是飯總是要喫的！

巴 法國政治家太伊蘭說：我不以為這是很需要的事……

沃 不是太伊蘭，是畢斯麥說的。

巴 不論是誰說的，反正都是一個樣——爭論這些總不能當飯喫……

革 喂，你猜我找到了一本什麼書？

巴 是功課吧？

革 什麼——功課嗎？是胡包德 〔注：Hamold——1726—1835，德國言語學家。〕的

『宇宙論！』

沃 是的嗎？

巴 瞎扯吧？

革 真的……在史書裏邊是很難得的書……在初二那天幸而我找到了……

巴 可以借給我們看一看吧？

革 怕做不到；因為我借的期限太短了。

沃 你真豈有此理！請你把他拿到這裏我們在一齊看吧！

巴 你今天晚上把他帶來；我們把門關上好一齊看吧……

革 這是可以的……

巴 你不哄人吧？

革 真的……我一定來……來讓大家都飽一飽眼福吧！

巴 好吧！

（默然不作聲。）

沃 紙煙有嗎？

巴 有兩枝！（伸着兩個指頭。）

沃 給我一枝吧！

巴 將來的日子長着呢；我們以後怎麼打算呢？

沃 誰管他以後呢！給我一枝煙吧！餓的真是難受！

巴 給吧。(到烟盒裏取了一枝烟，把烟盒連一枝紙烟擲給沃洛迦。他倆都很起勁的吸着。) 喝過茶來

吸煙真是覺得舒服又舒服了……

沃 (在睡椅上愁眉不展的吸着烟。)

(少停。)

(在牆外的右邊有縫衣機器聲的聲及女子唱着：「坐着馬車到教堂裏去聚會吧」的聲音。)

巴 革力布，你還活着的嗎？

革 誰知道我！

巴 革力布，你知道沃洛迦是一個野蠻人，差不多是一個原始時代的人嗎？

革 爲什麼？

巴 因爲他還沒有離開拜物教的時代呢；他崇拜牛肉丸了！

沃 這有什麼可笑，巴利克……別提了吧！你爲什麼開玩笑？你快意嗎？

巴 唔，我們說良心話吧！

沃 我現在不管他什麼良心不良心。

巴 沃洛迦，你說句良心話；如果現在有人拿高尚的公道和肥的猪肉丸子教你挑選；你將挑選那一樣呢？

沃 現在我不選猪肉丸子！

巴 或者選牛肉丸子。你憑良心說：你選公道呢，是肉丸子呢？

沃 我選真實的！

巴 什麼是真實的？哈哈，是了，公道自然是真實的！

沃 不，我說的是肉丸子。

巴 你瞧！你常常說人類理想的原子是高於物質的。可是實在說：假使教我們挨兩天餓來實行我們一切的理想；或是教我們拋棄了一切的理想即刻就給我們飯喫——我們一定願意取後者了！

沃 胡說！

巴 一點也不胡說！自然，這都是些人爲的比喻，但是真理是確定的。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，都是羅漫諦克，都是理想的人，原來都是動物。我喫動物；這就是真理。

沃 我不敢來爭辯了；你原來是動物！我還爭辯他幹嗎呢？

巴 你也是動物。不過你會把你的『高明的騙術』隱藏起來教人看不見，可是我呢；不過只會說些『淺薄的老實話』吧了！當我們兩個沒有喫東西的時候，你也是餓狼似的和我一樣；你並且還沒有我能忍耐呢！你氣着，罵着，好像毒蛇似的，人家踏着了他的尾巴一樣的發威風！

沃 胡扯！你以爲我現在抖氣是因爲肚皮餓了嗎？

巴 不是這是因爲什麼呢？或者是因爲人家的飢餓而痛苦嗎？

沃 無論什麼你也不明白！我的痛苦是精神上的，不是肉體上的。

巴 唔！（吐着。）你在說些什麼化學，天文學，機械學……

沃 這真豈有此理！如果你正正經經的來辯論，別鬧玩笑；你說我就聽你了。

巴 說吧！——有什麼都說出來！

沃 那麼着……你要明白：我所受的壓迫不是飢餓，是羞辱……你明白嗎？我真是羞愧。我很羞愧的想着這樣一個有思想，有感覺的一個活人，應當有他的意志和他的一切的一切……

巴 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會有的。除了意志之外一切都沒有的。

沃 別忙，你讓我說……你要明白：在貧窮的時候，有一件東西可以使我們的人格卑下起來……你要明白；有思想的，自由而且驕傲的人——有時候會變成了一個卑鄙下賤，在人面前抬不起頭來的人！他拚着全力去尋飯喫，這是何等的可憐呵！……人們都是爲着金錢所驅使；調和這個矛盾……

革 今天幾號了？

沃 四號了。

革 彼得魯恨一號由家裏寄來錢了。我們去找一找他，或者可以借幾個錢吧。

沃 別忙，我就說完了……我說……

革 是了，別說了！喫飯是要緊的，不要唱高調了；我們去吧！

巴 你去吧，去借兩毛錢吧！

沃 我們去了……誰管你呢！

（革力布與沃洛迦穿舊衣服。）

巴 沃洛迦，你到路上向革力布借三個銅子買五枝紙烟來，那錢他用不着！

沃 好吧……

革 再見吧！

巴 我們這些餓死鬼急等着你的！

（革力布與沃洛迦出。巴利克在室內踱來踱去的踱了一會，站到棹子跟前，在烟灰盒裏揀着。揀了一個烟頭吸着，吸了兩口，又擲了。牆外有縫紉機器響的聲音，及女子的歌聲；巴利克也抬起頭來，隨聲和

着。有叩門的聲音。）

巴 請進來吧，

（二個歌女，打扮的帶着戲園子下等歌女的樣子進來；她穿的雖然不大闊綽，可是很風雅。）

歌女 這裏有一位姓伊凡諾夫的吗？

巴 有，在這裏。

歌女 他在家嗎？

巴 是的，就是我！

歌女 你嗎？不，這不是你。

巴 你要相信，我就是我！

歌女 但是我同你不認識。

巴 這不要緊……我們可以認識認識。無論如何，我還是伊凡諾夫。

歌女 真奇怪了！這是北方公寓嗎？

巴 是北方公寓。

歌女 是四十三號房間嗎？

巴 是的。

歌女 你是黑頭髮，但是伊凡諾夫先生是黃頭髮。我一點也不認識你。

巴 你同那一位伊凡諾夫很相好嗎？

歌女 我在戲園子同他相識的，我在那裏當歌女。他邀我到這裏來談談，他告訴

我說：『到北方公寓四十三號問伊凡諾夫就得了。』

巴 你說他是黃頭髮嗎？

歌女 是黃頭髮。

巴 是藍眼睛嗎？

歌女 是的……

巴 是捲髮嗎？

歌女 是的——是的！

巴 他說話說的很快嗎？

歌女 不錯——是的。

巴 哈哈，他這個賤貨！

歌女 你說什麼？

巴 沒有什麼。這是我同住的一位朋友。他馬上就回來了，請坐一下吧……

歌女 他邀我到這兒來的。（脫着外衣。）你不是伊凡諾夫……（諛媚的樣子。）我同

你不認識……我覺得很是……

巴 這不要緊！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。我和他是同姓。

歌女 那麼着，你們倆都是姓伊凡諾夫嗎？

巴 不，伊凡諾夫就我一個，他原來姓李白潔夫。但是有時候他也假借我的姓……

我覺得這也沒有什麼……

〔沃洛迦跑進來；看見歌女，很驚奇的站着。〕

巴 〔很快的走到他跟前，在門口低聲說着。〕你怎麼這樣混蛋；你怎麼假借我的名義來勾引人家的女人呢？

沃 什麼一回事？

巴 你告訴她你是伊凡諾夫嗎？你怎麼在戲園子裏把你自己的姓名隱起來，來敗壞人家的名譽？

沃 哈——哈——哈！我把你的姓名告訴她，這是因為你在公寓的名牌上寫着四十三號，不是我寫的。

巴 是了！是了！這些以後再說吧。錢弄到了沒有？

沃 一個也沒有弄到！

巴 紙煙有嗎？

沃 有五根『幻想牌』的紙煙。

巴 給我一根吧。

沃 給！（把煙盒遞給他，巴利克背著歌女取了一支吸著。沃洛迦走到歌女跟前握手。他很愁悶的樣子

說。）早安！我很歡迎你來。

歌女 早安。你實在不是姓伊凡諾夫嗎？

沃 不，不是的；不過有時候也用這個姓……（他們都笑著。）你好吧？

歌女 托福，我還好……我覺得心裏很不暢快，所以才來找你們談談……你不說到

你們這裏是很快活的嗎？

沃 是的，到我們這裏到是還不錯。

巴 你怎麼稱呼，小姐？

歌女 我叫喀嘉……

巴 你是很可愛的，喀嘉！

歌女 是的嗎？怕不敢當！

巴 你在戲園子怎麼樣？

歌女 不大好。看客都是很討厭的。我很不喜歡這些。

沃 喀嘉是很好的姑娘，不像一般人一樣。我答應她爲她找事情，她不願意在戲園子幹了。

巴 (愉快。) 是的嗎？

歌女 我很願意……我是良家女子，我在那裏作事難極了。你們有熱茶嗎？好，我
很想喝點茶。

沃 哼……是的……茶……

巴 請……

歌女 (舉起杯來。) 讓我親自倒……

巴 (很慌愧的樣子。) 不，別要客氣……你是客的……不過請少等一下……茶葉和糖
還沒有……

歌女 沒有嗎？

巴 教去買去了……馬上就拿來。

沃 是的……馬上就……

歌女 我們等一下好了……

巴 你在戲園子覺得很不好嗎？

歌女 很不好。那些看客大半都是些酒徒，是些無廉恥的東西……我不陪那些看客們喫晚飯，因此園主也很不滿意我。

巴 你有多少薪水？

歌女 六十塊錢。

巴 (帶著羨慕的樣子。) 很不少！

歌女 難道這還算多嗎？我得穿衣服，要住房子……我上禮拜得了感冒，三天沒有到戲園子去——我的薪水可被扣下了。不論爲着什麼小事情，都是要受罰

的。有時候一個月的薪水把一半都扣去了……那老板真是可惡……

巴 他實在是可惡東西！

歌女（你看六十塊錢是很不少了；可是如果不去求告男子，怕還不够用呢。

巴 不要幹這事情了，喀嘉！

歌女 我自己也不想幹了。也是很不容易幹……我現在找到一位闊紳士，每月二百塊錢薪水，還供給我房子住。

沃 我們爲你找事情。你應當保持你很純潔的處女！

巴 是的，是的，我們爲你找事情。

歌女 找什麼事情呢？我並不是樣樣事情都能幹的……爲什麼糖還沒有拿回來呢？

巴（看着沃洛迦，沃洛迦怕笑了出來，用手巾把口掩着咳嗽着巴利克惡恨恨的瞪着他。）我們的聽差

非常可惡；常常好誤事情……你要打發他出去買東西，他就一去不回來了。

歌女 這真有點太不好，茶要冷了。

巴 是很不好；真是可惡的聽差。（向沃洛迦。）你打發他出去很久了嗎？

沃 （竭力忍住笑。）大約有二……二十分鐘了。

巴 再等一點鐘……

歌女 你們爲什麼住到這公寓裏？房價怕不賤吧？

巴 是的——不賤。不過方便一點……我想租好一點的房子，不過……

歌女 光爲着方便一點嗎……

沃 （站起來。）我馬上就來。

巴 （走到他跟前，在牆角裏低聲說。）你到那去？你自己作了這些事——你把她弄來，

可是現在教我安置她嗎？

沃 但是，她來是找伊凡諾夫的，不是找我的。

巴 這真可惡，請你把她發落出去吧。

沃 我怎麼能把她發落出去呢？

巴 | 你想怎麼發落就怎麼發落吧。別把我往坑裏填了……

沃 | 讓她喝點茶再說吧；我馬上就回來。

巴 | 你真混蛋！（大聲說。）你告訴夥計教把茶葉和糖快拿回來！

（沃洛遜出。）

巴 | （轉回身來，走到棹子跟前。）你的朋友很不少吧？

歌女 | 不多。我怕交際……

巴 | 是的；朋友多了是很危險的。

歌女 | 都會把人引壞了……我很愛學生：他們都是很好的人，不欺負人的。

巴 | 你說這實在不錯。

歌女 | 不過他們都是很窮。他們都很想幫助人，只是沒有能力。

巴 | 是的……這是他們常有的事……

歌女 | （很愉快的樣子。）我總還是愛學生。

巴 | (看着她。)是的嗎？這實在不錯。

(少停；牆外有大聲說話的聲音，有爭吵和機器響的聲音。)

歌女 這是誰在那裏？

巴 | 是我們的鄰居——女裁縫。

(少停。)

歌女 爲什麼你這樣的煩悶？

巴 | 我嗎？難道你看我煩悶嗎？

歌女 你的朋友是多麼樣的快活呵！

巴 | 你看是這樣嗎？不，我也很快活的……

歌女 我不喜歡憂鬱的人。

巴 | (握着她手。)你覺得快活嗎？

歌女 很快活……我愛大家都是很快活的。

巴 | 你的小手可以讓我想親嗎？

歌女 | 可以。

巴 | (吻手。)謝謝你。

歌女 | 爲什麼？

巴 | 爲你許我讓我親你。

歌女 | 爲的親我的手嗎？哈哈！你真好笑！別人連問都不問，一直就到我臉上親起來了。

巴 | (很愁悶的樣子。)我很不愛這些粗野的強迫人的舉動！……

歌女 | 爲什麼強迫的？如果這要是很痛快的……

巴 | 如果要是很痛快的——那就是另一回事……如果這要是很痛快的…… (很快的

親她一下。)

歌女 | 呵，你這是幹嗎呢？

巴 你說你是很痛快的嗎？

歌女 讓你親吧……別想這些了！

巴 請你原諒我；我再不親了。

歌女 （站起來。）呵，大概你們今天也喝不上茶了。

巴 我實在不知道聽差想玩什麼調門的。

歌女 他怕是到美國去買糖去了。

巴 怕是到非洲內地去了！那東西實在可惡！

歌女 你叫一叫他好了。

巴 不，怎麼叫他呢……叫也是叫不應的。

歌女 請你試一試！

巴 不，我知道這些。試也是白試的。如果你打發他出去做點事，他就一去不見面了！

歌女 (注視着他。)這真是奇怪的聽差。我問你；只怕你們沒有錢買茶葉和糖了吧？

大概你們沒有打發聽差去吧？

巴 (心神不安的樣子。)不，你說這那裏話，那裏話？我打發他去了……錢是要多少有

多少的……

歌女 呵，我想着是沒有！你們要知道我是不笑話人的。我自己也曾有過這些事：

火壺裏水燒開了，可是茶葉還沒有的。

巴 (大笑起來。)哈哈！你呀，可愛的喀嘉！當然是我們沒有錢，沒有茶葉也沒有糖

呵！再不要這些虛偽的羞恥了！

歌女 哈——哈——哈！我早想到是這麼一回事。你們的聽差去買糖買了這樣大的工

夫！哈——哈——哈！

巴 你是一個很好的很樸實的姑娘；讓我再親一親你。

歌女 別親了！

巴 | 好意思了！

歌女 (低下頭來。)

巴 | (很很的到她臉上親了親。)

歌女 (很活潑的樣子。) 你真是危險的人！我要走了。我練習的時候到了。再見吧！

巴 | 再見吧！請你常常到我們這裏來。茶我們總是有喝的。(歌女穿着衣服。)

歌女 (笑着。) 我來……就是沒有茶我也來坐一坐。再見吧！

巴 | 再見吧！事情我們給你找。你瞧着吧——我們一定找。別做歌女了；離開那傷風敗化的環境吧！你一定不幹了嗎？

歌女 一定的。

巴 | 那麼你就去結束你的事情吧。我去同我的朋友講；我們討論一下。我們不把你往坑裏推。女子應當要束身自愛的！喀嘉，你千萬不要想我給你親嘴是想侮辱你的。真的……請你原諒我的放肆。我現在覺得很過不去！

歌女：這不算什麼。再見吧！

巴：再見吧！請你常常來談（歌女笑着出。）好可愛的姑娘呵！可惜淪落到優伶裏邊了！

（沃洛迦入。）

巴：你這可惡東西！……你逃跑了。你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沃：在過道裏呆了一會：我一直等到她走了。幾乎把我的肚皮都笑破了

巴：你這混蛋！你走了，我作了一點很缺德的事……

沃：很缺德的事？什麼很缺德的事！？

巴：我無緣無故的把你的歌女親了親。我真是太可惡了！？

沃：呵，這實在太混蛋了……

巴：別罵了，我自己知道我壞。——人家的姑娘很相信我們，才來請我們幫助她；

想把她自己從那火坑裏救出來。可是我一看見她長的很漂亮，很溫柔，於是我就好像浪子一樣上去諂媚他。她想從坑裏往出爬，可是我把她往坑裏堆。這真

是太可惡了！

巴|沃| 呵！……你爲什麼要這樣呢？

誰知道我爲什麼呢？……大概是因爲飢餓，生氣，煩悶吧！這種獸性的衝動來教我……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，都是向上的人；可是對於女性好像對畜牲一樣……我現在真慚愧極了，實在慚愧極了……連茶也沒有給人家女人喝，還反來把人家欺負了。

巴|沃| 她讓你欺負嗎？

不！……她是很好的，很樸實的女人。但是她在戲園子對於這些都習慣了。就這樣我同她親嘴的時候還是特別留心的。唉，應當去鼓勵這些女子，教她們都自覺起來，不應當再去壓迫她們了……唉！我真太混蛋了！

巴|沃| 是的……你的良心已經發現了；再不要提這些了吧！

這統統都是你引出來的事情。

沃| 算了！……你知道……再過半點鐘馬洛偉家裏就開飯呢；我們到他家去吧。

巴| 我不去；面子太看不過去了！

沃| 好一個書呆子！

巴| 你一個人去好了。

沃| 我一個人不願意去。

巴| 我不去……我腰裏沒有錢，教我到朋友家裏去喫飯，我實在幹不出來；我想着他們都知道我是沒有錢的。實在面子上有點太看不過去了……

沃| 呵！現在你把我心裏的話都替我說出來了；我也知道這都是很體面的事。但是我們要看實在一點，那麼這不過都是些空話吧了！喫飯是要緊的！無論如何飯總是要喫的！

（台後有說話的聲音。革力布同兩個學生跑進來。）

革| 誰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！出去借錢去了，誰知道找到了兩個餓死鬼。現在他們

也跟我來了；好像五個窮光蛋在一塊……

學生甲 人在世上是容易死的。

學生乙 弟兄們，讓我們大家來大叫一下吧！叫一下或者公寓的掌櫃給我們一點什

麼呢！

巴 喂，你們這些餓狼們！（少停。）

革 什麼？

學生

巴 你們統統都給我滾開吧！

革 拿逐客令來款待麼！好極了！

沃 呵！連你也發起氣來了，你這愛快活的人！

巴 別說了！你知道她剛才在這裏好像一個棄兒一樣。

（他們都笑了起來。）

學生甲 是的嗎？

巴 | 是的！真想不到來了這樣一個好姑娘……（牆外左邊有大聲吵的聲音——男人和女人的

巴利克把話收轉了回來……大家都仔細聽着。有男人責罵的聲音，接着又有女人的哭聲。）

學生乙 這是幹什麼的！

沃 | 是裁縫家裏吵架的。

（有女人的聲音叫喚起來。）

學生甲 他們在折磨女人的！

巴 | 等一等……（爬到床上，把耳朵貼到牆上聽着。牆外又吵了起來。）諸位！那兒在打女人

的……我忍不住了！（往門跟前撲着。）

沃 | （抓住他手。）別跑！干涉人家的事有什麼意思呢！人家是家務事；沒有你也可以

了結的！

（有大哭的聲音。）

巴（逃脫。）難道教我看着叫人打女人嗎？你們這些人！……（向門跑去，其餘的人都跟

着他。）

（台後有吵的，哭的，叫的聲音。少停了一會之後，巴利克扶着娜迦進來，她用手掩着臉，走着，哭着。

林娜，沃洛迦，革力布學生乙都在她後邊跟着。學生甲也跟着他們走着，他走到門口站住說道。）

學生甲 好了！好了！你以後再來吧！（笑着走進屋裏來，把門關上。）

巴（把娜迦引到睡椅上，讓他坐下。）在這兒坐一坐吧：你放心吧，沒有什麼危險了。

（理了理衣服，看着自己的手，撫摩着。）他這可惡東西，我硬從他手裏逃跑了！

學生甲 我可把你救出來了！我很很的給他了幾拳！

沃 跟着你是不會吃虧的！

（有很大的敲門的聲音，大家都作很當心的防禦的樣子。）

學生甲 如果他再來，我扯住腿把他摔到半天雲裏去！

（走到門跟前，把門開開出去，隨手把門又關了起來。大家都默然不作聲。在門外聽見有學生甲的聲音

說：『可去吧！去吧！』又靜寂了起來。學生甲入，微笑着說。大吵大鬧了一陣子都安生

了……什麼事也不會再有了！我叫把門的去看着他。

學生乙 你把他摔到半天雲裏去了嗎？

學生甲 摔到半天雲裏去了。（笑起來。）

巴 （向娜迦。）呵，你放心吧！……現在一切都沒有什麼了……

娜 謝謝你們。（少停。）

巴 你是女裁縫嗎？

娜 是的。是縫衣裳的。

林 是在成衣舖裏做活的。

巴 這一位是誰？……

娜 （很難爲情的不作聲。）

林 是……是她的好朋友。

娜 (難爲情的樣子。) 她是林娜。

巴 你叫林娜嗎？

林 是的。

巴 你呢？

娜 我叫娜迦……

巴 娜迦，你爲什麼同他來往？他是很粗野的人。

林 是一個酒棍……他把錢統統都拿去，並切還要打人。娜迦真傻……

巴 這很不好……你們去做活，可是他光去剝削你們。你掙錢不少吧？

娜 怎麼會多呢……沒有活做，閑着的時候很多呢。

林 成衣舖裏的女工太多了，我們是很受影響的……

巴 你們縫什麼呢：縫女衣服嗎？

林 縫汗衫的。

巴 | 汗衫嗎？你們也可以給外邊定做嗎？

娜 | 可以的……但是到什麼地方去攬活呢？

巴 | （向他的同學。） 喂，我告訴你們：我們去代她們攬點活吧，她們是縫汗衫的。

學生甲 | 你們也補衣服嗎？

林 | 爲什麼不補呢？

學生甲 | 你們必須有一定的老顧主才好呢；我有三件襯衣，每星期都有一件要補的。（大家都笑了起來。）

巴 | （氣着。）這有什麼好笑呢？這是正經事，應當大家來幫助的。

沃 | 來幫助幫助好了！

巴 | 我有一個好法子；我們寫一張廣告，就說你們是縫汗衫的，我們把那廣告貼到學校裏，一定會有……我們的同學很多呢！

革 | 真是好法子！

巴 當然是好法子。我們學校的闊人要縫汗衫的多着呢……並且再把這事情統統都告給我們的朋友；假定有十家人都常常來送活，假定每家每月縫五塊錢的衣裳——這計算下來，每月已經有五十塊錢了。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？

娜 這實在不錯。

巴 就準定這麼着吧！我想十家願主也不難找。我自己包找三家！——馬洛偉，彼得洛甫與史尼次基。你呢，沃洛迦？

沃 我也找三家：馬洛偉，彼得洛甫與史尼次基。

巴 混蛋！我說的是正經話。諸位，我們給她們找個願主吧。

學生甲 去找吧。我很願把這些告訴給一切的人。

學生乙 我也……

巴 一切都告訴給他。革力布，你寫廣告好了。你們瞧着吧；一定會有好結果。不過凡人得要忍耐才行呢——能忍耐，一切都會好起來的！人生就是要忍耐

的。並且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要失望！

娜| 謝謝！

巴| 不要客氣！這不算什麼！我們給你們攪了活之後，我們來喝一壺吧。把這個粗暴的東西趕走他……我們給你介紹一個男人做丈夫。

娜| (笑起來。) 沒有人會要我的。

巴| 這樣一個好姑娘還怕沒有人要嗎？我一定給你介紹。

林| 真是好媒人！你真幸福，娜迦！

巴| 我們也給你介紹一個。

林| 謝謝你！你這兒沒結婚的人很多嗎？

沃| 我慢慢給你們介紹！

巴| 將來一定請我們參與你們的婚禮吧？

林| 請你們做伴郎。

巴 做伴郎嗎！一定的嗎！

學生甲 我先告訴你！我按着你的身段給你借一件大禮服……（大家都笑了起來。）

巴 娜迦也快活了；我們的目的也達到了。

革 （向學生甲，乙及沃洛迦。）我們要喫飯了吧？

沃 我忘了我們應該喫飯了。你爲什麼把我提醒了呢？

娜 我們走吧。

巴 到那去？

娜 回家去。

巴 不，現在還不能回家呢。恐怕那看守你們的人還在那裏呢。再同我們坐一會

吧。

娜 謝謝！

林 你們這裏真冷！

巴 | (愁悶的樣子。) 是的，不暖和……

學生甲 (讀着詩：)

我們可以偶然得着些火材——

但是那神秘的，熱烈的愛，

常常燃燒着我們的青春的血液。

這是我詩！

巴 | 把他收藏起來，留給你自己的後人吧……(哈哈大笑着。)

沃 | 我願意得到些火材，把你的詩來當做引火的……

林 | 你們爲什麼不告訴學生火呢？

學生甲 | 你們的質樸真是令人佩服呵！

沃 | 我們到夜裏生火；睡覺暖和些。

革 | 可是白天睡覺，也省得想喫飯了！(笑起來。)

林 (很老實的樣子)。怕你們也同我們一個樣：都是沒有錢。

巴 沒有。

(少停；台後右邊聽見有奏大立琴及很了亮的女人的歌聲，唱着『村之正義』，『洛爾拉』。大家都仔細聽着。巴利克走到窗子跟前，別的人都在他後邊跟着。統統都在窗子跟前集了兩堆，往院子裏看着。冬天的陽光照進屋子來。歌聲溫和而且低將下來。)

巴 弟兄們，——義大利的女人！

沃 好美麗的女人呵！

(歌聲又繼續唱了起來。)

學生甲 這也算是愉快嗎：在院子裏走着，收着錢。太下賤了！

沃 貧窮能使人跳舞，貧窮能使人賣笑，貧窮能使人歌唱……

革 別擾亂吧！

學生甲 (上到椅子上，唱着，指揮着打拍子。)馬史坎的『村之正義』呵！

革| 住嘴吧！讓我們享受這一點歡樂吧！

(少停；歌聲又唱了起來。)

沃| 這光明白的太陽，美麗的女人，清曉的歌音……兄弟們呵，人生是多麼有意義

呵！

巴| (向棹子走去，低聲說。) 唉——咳，——好！——

——幕下——

永久的女性

奥 聿 良 著

人 物

安娜——盛粧夫人，年三十六歲。

賽爾革——其夫，很胖的好脾氣的人，年約四五十歲。

賭頭。

黑髮男子——（不說話。）

賭徒——（男人和女人們。）

佈景

俱樂部裏一個賭博場。放着一張稍長的橢圓形的桌子，有好多人就靠著這張桌子在賭博。賭頭面對觀衆，坐在桌子後邊的一張很高的椅子上，閉着賭。觀衆差不多只能看到他的腰部。他的對面是個管錢的人，手裏拿着長把的攪錢的小耙子，背着觀衆坐着。他的周圍站着些男女賭博的人。在左面有一位高鼻多鬚好像羅馬尼亞人一樣的黑髮男子，大半面對着觀衆坐着。開幕時，男人和女人們都進來走到桌子跟前，押上錢，有的輸了，有的贏了；都又走了出去。贏錢的人，走着數着錢。輸錢的人，用手表示着很倒霉的樣子。

賭頭很鐵面無情的樣子，發着很大的，很亮的，很快的口音。

在未開幕以前，聽着有小球沿着盤子滾的聲音，球落了下來，賭頭大聲說道：「零！都輸了！」有輸錢人嘆息的聲音。當管錢的人用耙子把錢往他自己跟前撲的時候，幕開了起來。賭頭又閉着賭。

賭頭 押你們的吧，諸位！……（大家都押着錢。）押吧……押好了！沒人再押了。（球落

了下來。這時安娜與賽爾革進來。）二七！黑的！單數贏了！（有賭徒的聲音，和數錢人的

聲音。

安娜 我的寶貝，就只這三百萬！我實在告訴你說吧！假使贏了我馬上就走！連一

點也不停！

賭頭 押你們的吧，諸位！

丈夫 你昨天說過你不再來賭了。實在我們不過來看一看就夠了！我們從莫士科是來散心的——可是戲園子，飯館子，連一次也不去。你知道你四天浪費了八百萬！

安娜 唔，寶貝，我就來這一下子。要知道我們走了之後，誰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到聖彼得堡來呢！

丈夫 是了，隨你的便吧，小安娜。不過我先要告訴你：我衣袋裏只有到莫士科的

兩張火車票和三百萬的零用錢。再多連一個錢也沒有了。你願來，把你自己的那一千五百萬一下子輸好了。

賭頭 押好了嗎？

安娜 這那的話，那的話，寶貝！我不能夠沒有一個錢用。我還要償旅館茶房的錢呢！我不過就來這一下子——就這三百萬，假使輸了我即刻就走！

賭頭 沒人再押了。

安娜 (快跑到棹子跟前，她丈夫在後邊跟着。) 等一下！十四上押三百萬！(把錢撒到棹子上。)

押到十四上，可不是四上，賭頭。(黑髮男子站起來把錢挪到十四上。她快向黑髮男子說。)

謝謝你！(向夫。) 我押到十四上，因為這個數目是我們車夫的號數——六四

五。六，四合五，等於十四！

賭頭 沒人再押了！

丈夫 六，四合五，是十五，不是十四。

安娜 唉，真糟糕！我這是怎麼着呢？賭頭，賭賭！把我的錢挪到十五上！（黑髮男

子把錢挪了挪。）謝謝你！（向夫。）我把錢挪好了！

賭頭 十四！紅的！雙數！（安娜很不安的樣子離開棹子。黑髮男子用眼睛送着她，她丈夫帶着很羞

慚的樣子在後邊跟着。）

賭頭 押你們的吧！

丈夫 安娜，我失錯了，但是你要知道六，四合五，的確是十五，不是十四。我應

當給你改正一下。

安娜 虧得你這個好算學家！

丈夫 這真是想不到的糊塗事！不過我把你的算法總算改正了。

安娜 就是因爲你的好算法才教我輸的沒千帶萬呢！不知道你有什麼毛病好常常的來改我的錯？把我當成你學生的草本子嗎？把我當成葉都先編的滿紙錯誤的算學教科書嗎？如果我命裏有一個習字教員，我真不如嫁給他呢！

賭頭 都押好了嗎？

安娜 教我從十四上往十五上挪一挪。爲什麼押十五？押那一個十五？我爲什麼押到這倒霉的十五上？我一輩子還不會押過十五呢！

賭頭 沒人再押了嗎？

安娜 等一等！七上我押三百萬。（撒上錢。）押到七上！（黑髮男子挪了挪錢。）謝謝你！

丈夫 （小羞胆子）。爲什麼押七上？

安娜 我猜是這樣；我們的小寶霞今天不是正滿七歲了嗎，我要來沾她一點好運氣！

丈夫 哈哈，不錯。

賭頭 沒人再押了！三十四！紅的！雙數贏了！

丈夫 這就是小寶霞給你的好運氣！又碰釘子了！無論什麼時候要錢都不要再來牽連小孩子吧！

安娜 我輸了是因爲小寶霞的運氣不好。我相信她一輩子都沒有好運氣。將來一定

也是嫁一個這樣的數學家！

賭頭 押你們的吧！

安娜 我來押一回珂咯。還是一個小孩子。（走到棹子跟前。）喂，我這三百萬押珂咯。

賭頭 押什麼？押好了嗎？

安娜 就是押五上！三百萬押到五上！（黑髮男子挪了錢。）謝謝你！

賭頭 沒人再押了。二十八！紅的！雙數贏了！

安娜 又輸了！押珂咯也輸了。

丈夫 我說過贏不了。

安娜 你說過了！最好你還不如當一個啞吧呢！如果你不來干涉我，教我頭一回就押到十四上，我一定可以贏到一萬二千萬，到現在也須贏的沒千帶萬了！

丈夫 可不是！

賭頭 押好了嗎？

安娜 親愛的，你想怎麼樣好？我想拿珂咯的五加上寶霞的七，我押到十三上，或者是從寶霞的七減過珂咯的五押到二上，你想怎麼樣好？

賭頭 沒人再押了。

安娜 (撒上錢。) 押十五！押十五！(黑髮男子聽着她的話就挪了錢。) 謝謝你！

丈夫 爲什麼押十五？這是那的邏輯法？

安娜 我按着邏輯法已經輸了三回了。這回不按邏輯法來試一試……再不然押到十九上怎麼樣？喂，請勞駕把我挪到十九上……(黑髮男子站起來。) 或者不挪也好——就讓他還在十五上吧！

賭頭 沒人再押了。一！黑的！單數！都贏了！

安娜 可贏了這一回！這麼樣容易！想了又想，不過才贏了這一回。你都不能勸我押到一上嗎？

丈夫 親愛的，你知道我不是算卦的。

安娜 但是你是教員！那自然是要知道的！教員的女人押到一上就贏了。

丈夫 別傷心了，好安娜！

安娜 我實在不知道你爲什麼活着。

賭頭 押你們的吧，諸位！

安娜 不知道你爲什麼活着。你光會對着一切年輕的教員來妬嫉我，可是對我連一點也不能幫助。我想押到十九上。

丈夫 請你隨便吧！

安娜 真傻！押到十九上真傻。真沒意思。還不如押到二十上呢！

丈夫 你就押到二十上好了。

安娜 （帶着怨恨的樣子。）爲什麼押到二十上？

丈夫 爲着趕快輸輸我們好回家去。要知道我們還要收拾行李呢。火車五點鐘要開了。

安娜

(很精神的样子)押到五上!

賭頭

沒人再押了。

安娜

押五上，請給我押到五上。(黑髮男子押上錢)謝謝你。我從來還沒有押到開火

車的時候呢!

賭頭

十一!紅的!單數!贏了!

安娜

這火車真可惡!如果你不給我提起這火車來，我一定押到十一上了。我的的

確確覺得是這樣，我實在是想押十一的!

丈夫

我想你不是想押十一的!

安娜

我給你說我是想押十一的!預兆是從來不騙我的，我的心是從來不騙我的。

我的心的的確確的告訴我說：『安娜，押十一吧!』

丈夫

呵，算了吧，我們走吧。你看你已經輸完了。回家吧。

安娜

怎麼都輸完了?難道這都能輸完了嗎?(急着我着荷包，反過來往手裏倒着，倒出了一

把鑰匙，一個香水瓶子，一個小圓鏡子。還有一樣東西丟到地板上。黑髮男子快着跑去給她拾起來。他的眼睛釘着她的眼睛看着，嘆息着。謝謝你！真都輸了嗎？難道我能把這些都輸完了嗎？

丈夫 怎麼還不算輸完了？你押了五回，把你的一千五百萬都輸光了！唉，走吧。

（安娜不願意的樣子慢慢走着，又站了起來。）

安娜 親愛的！

丈夫 不，不，不！不要再稱親愛的了！回家吧！

安娜 唔，親愛的，再給我三百萬！

丈夫 安娜，我衣袋裏就剩這兩張到莫士科的火車票及這三百萬的零用錢。要給旅館的茶錢，要給車夫錢，要給腳夫錢，在路上還得要喫東西。你動不動就要教給你買東西喫。

安娜 我不教你給我買東西喫。親愛的，把你那三百萬給我吧！我實在告訴你，我

即刻就要贏了。你願意嗎？我斷定要贏的！

丈夫 你的斷定有什麼保證呢？我知道輸贏是和你沒有關係的呵！

安娜 親愛的！我拿我的心裏話來做保證：我的心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告訴了我！

丈夫 告訴你的什麼？

安娜 他告訴我說：『安娜，照着你自己的歲數押，你一定就贏了。』

丈夫 （聳着肩。）給你這三百萬。（拿出一個裝零錢的小荷包。）不過你要知道：就剩這幾個

零錢了，這是最後的幾個零錢了；押到你的歲數上，如果你要有這一點先知的小聰明，那我連看都不看。真豈有此理！（她向棹子走去，他離開坐到安樂椅上。）

安娜 （在棹子跟前對黑髮男子說話，他站起來幫助她。）謝謝你！我自己押！親手來押！如果

你再來給我押，就把我的運氣押壞了。（把錢撒到棹子上，拿起耙子攪着。）好了！

（帶着提心吊膽的樣子站着。）

賭頭 沒人再押了。三十六！黑的！雙數贏了！

丈夫

(快從坐位上起來。)
安娜，你贏了！我們鬧起來了！你怎麼不搜錢呢？

安娜

滾開吧！

丈夫

安娜，你不是三十六歲了嗎！

安娜

因為這帶大鼻子的黑髮男子很注意我往什麼地方押……

丈夫

你呢？

安娜

(哭起來。)
我於是押到二十九上了！

幕下

獨 幕 喜 劇

雀 麻 小

伯 蘭 次 維 其 著

物 人

瑪德林娜(名)查金娜(姓)——一個官僚的寡婦，年六十五歲，是很高的，很胖的，脾氣很利害的人。

梨姬亞——其女，是一個老處女，愛裝飾，愛看些下流的小說。總想裝一個很活潑，很俏皮的人。

巴偉爾(名)巴哈杜夫(姓)——查金娜家裏的房客，是個年輕的人，剛在大學畢業，任副律師職。

伊凡(名)史德潘諾夫(姓)——五十多歲的官僚，臉剃的很光，目力不好，行動很困難。

紫娜姐(名)婁仁珂瓦(姓)——十八歲的姑娘，很可愛，很樸素的人。

華西麗沙——查金娜的女廚子，是個很拙笨的鄉下的女人。

佈景

一間公寓的房子。右邊靠觀衆這一面有一個紅色的蚊帳，蚊帳前邊靠近舞台的前部放了一張小圓棹子和一張安樂椅子。在窗子跟前有一張寫字棹，有一個裝着書的書架。在後牆上有一架大的時鐘。瑪德林娜坐在棹子後邊的安樂椅上，棹子邊放着一個小筐子，裏邊放着絨線球，碎布和正在織着的襪子。梨姬亞坐在別的安樂椅上，靠在椅背上看書。

梨 | (打呵欠。)呵——呵——呵！咯，咯！這討厭的感冒又纏住我了！（把書擲到棹子上。）

查 | (織着襪子。)現在春天的時候，都很好得感冒的！你夜裏去弄點豬油把鼻子抹一
抹。

梨 | 嘿，真難受死了！你總是會想出這些好方子來！（又看書。）
查 | 我會想什麼方子！這是很應的老方子！我常常用這治好的！

梨〔聳着肩。〕在你或須可以治好的！〔看着書。〕

查〔真奇怪！難道你的鼻子特別些嗎？你的鼻子也不過是一個鼻子吧了！

梨〔得了！我讀書的時候你爲什麼不愛聽呢？現在要讀很有趣的一段了！

查〔有什麼趣味呢！都不過是些沒意思的東西吧了！

梨〔你以爲都是沒意思的嗎！你記得瑪麗安娜在瑪德蘭街走的時候，有許多人戴着

假面具把她搶去嗎？

查〔唉，好孩子！這都是古來會有的事，搶姑娘的時候還要戴上假面具呢！現在這
樣的傻瓜是沒有了！

梨〔不聽她，讀着書。〕『亞爾曼打扮成車夫，在後邊追着，去救瑪麗安娜……』

查〔真憐！你提這些真都是些最憐不過的傻瓜！就是這本書也實在是沒意思極了！

梨〔這裏邊你一點也不懂得！

查〔可不是！就你一個是聰明人！不過就是你的聰明沒有用處！

梨 | (把書擲了。)要什麼用處呢？你說的是什麼意思？

查 | 你該知道你不小了！已經二十八歲多了！

梨 | 你又來了！我已經屢次告訴你，不要教你再提我的歲數！你不知道這是很不好看的……(聲音降低。)真鹵莽！(不安的樣子走着。)

查 | 你想我心裏舒服嗎？我不是你的母親嗎？我的心都昏了！我生下來你正天就想着你長大了好嫁一個丈夫，我到老來也有一點着落！(兩手分開，表示着很失望的樣子。)我這樣的好着落呵！

梨 | (站在她面前，兩手交叉抱着。)你說教我怎麼辦呢？

查 | (不知所措。)什麼？

梨 | 不錯，是的，是的！我問一問你！

查 | 唉，你不是十五六歲的小孩子了，你自己應該知道得了！你看一看——你母親正天操着你的心，你也該……

梨 | 難道教我用繩子拴到他脖子裏，把他拉來同我結婚嗎？

查 | 又是這些話！又是這些話！你總是會說『用繩子拴住把他拉來』的話來搶白我！不是教你去拴他，應當教他自己來找你！

梨 | (坐下。)那麼着，你教一教我好了！

查 | 唉！你真蠢！教我怎麼去教你呢？這是生來就會的，生來就知道的！我給你說個比喻；從前你父親的那隻獵犬，一看就知道他是獵犬！你把棹子上放一點喫的東西，你一離開棹子他就跑去喫去了！他一看見街上跑的那些雞子，鴿子，他立刻就去抓去了！就是一隻小麻雀教他看見，他也要聚精會神的去抓他！

梨 | (很着急的笑着。)你想教我同獵犬一樣嗎？……呵，真好！真是好極了！

查 | (害怕的樣子。)得了，算了吧，梨姬亞！你算了吧！你看你急成什麼樣子了！難道我說你什麼了嗎！你可以放風流一點吧！

梨 | (冷笑。)謝謝你，我嘗過那些滋味了！

查| 梨姬亞，他不懂得，他不懂得！反正他還是一個無識無知的小孩子！這真是很難的問題！我想他是政界的人，他應該胆大一點，想不到他竟會羞搭搭的同姑娘一樣！梨姬亞，這樣的丈夫簡直是一個活寶貝！

梨| 只是弄不到我們手裏來！

查| 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梨姬亞，將來一定是我們的！無論如何他總出不了我們的手！他沒有別的朋友，不過只有兩三個同學吧了！只是我得時時刻刻的看守着他！我們這小麻雀總跑不了！

梨| 唉，媽媽呀，媽媽！

查| 叫『媽媽』幹什麼的！媽媽很知道她自己的事，不過你得留點神吧了！現在正是春日的天氣，正是求配偶的好時候呵！比方他作事回來的時候，你在門口等着去同他談話！同他散步，同他游船，請他讀書給你聽；教他知道你是一個很聰明，很有學問的女子。當你從他手裏接過書來的時候，你要表示着你不光是只

讀過這一本書的樣子；並且你要對他格外溫柔，要教他知道你不是一般歪戴帽子的很輕薄的女子，教他知道你是很端正的女子……（看看鐘。）唉呀，四點鐘了！

怎麼呢，你怎麼着呢，媽媽？

查 | 梨 | （急忙收拾着活。）好孩子！現在巴偉爾要回來了！（綫球落到地下。）梨姬亞，小梨姬亞！把綫球拾起來！

梨 | （拾起綫球。）給，媽媽！唉呀，你手破了！你這裏怎麼了呢？

查 | 梨 | 是小針刺破了！（又一個綫球同一把剪子落下來。）

梨 | 你那一個綫球同剪子又丟下來了！（又一個綫球落下來。）

查 | 梨 | 真搗亂死了！真搗亂死了！喀——喀——四點鐘了，我們到別的房間去坐吧。唉，真是難爲你！沒有什麼了吧！（台後鈴聲響起來。）晤，來了，他回來了！（跑到門跟

前。）梨姬亞，書，書，書！（躲起來。）

梨 唉，幾乎把書都忘了！（跑到棹子跟前，站著。）也須這樣比較好一點吧？把書放到這裏，回頭再來取怎麼樣？（堅決。）不！（抓過書來，跑到門後邊。）

（巴哈杜大人。）

巴 （把書包放到寫字檯上，往棹子上看了一眼，又往地板上看了看。）真奇怪，那來這些綫頭。布片子？……這簡直好像到了成衣舖一樣！她們母女兩個簡直教人不能安生！（到門跟前。）老東西，你們的法子太簡單了！（在屋裏走着。）紫娜姐今天有事情來找我……我怎麼能把她引來教她們看不見她呢？他不是小的好像同洋火匣一樣，把她裝到兜裏帶回來就得了！三個妖怪有六隻眼睛瞪着我，這是玩的麼！（仔細聽着。）唔，不知道什麼怪物要爬來了！

（梨姬亞在門口站着。）

梨 （穿着斑色衣服，額上捲髮蓬鬆着。）請原諒我，巴偉爾，我來問你喫飯不喫？

巴 （向旁。）好怕人的怪物！（向她。）是的，我喫！

梨| 好，我去給你預備去！

巴| 爲什麼你去預備呢？華西麗沙幹什麼呢？

梨| 我媽媽打發她到舖子去了！

巴| (向旁。)真是開心！(向她。)我等一等好了！

梨| 不，爲什麼要等她呢！你喫得飯了！大概你很累了！我就去預備好了！(出。)

巴| (二人。)就是這個，就是這個，你們沒有看見嗎？爬進來這樣一個可惡東西！

(做效着他。)
「你很累了！」我一想起來就想她幾個耳巴！……教我怎麼好呢？把她的飯碗踢了，把她趕出去吧？不過這事我做不出來！我想着我爲什麼還再來欺負她，她的命運已經够倒霉了！唉，她這樣卑鄙的狡詐鬼！我真沒有胆子！唉，我真該死！我真是好像小牛肉一樣，真是一個喫材！

(梨姬亞入。)

梨| (端着飯進來。)飯來了！今天我媽媽給你做了一點你很愛喫的菜，用小牛肉蒸的

菜！（把飯都放到蚊帳跟前的小桌上，站到旁邊，很羨慕他的樣子看着他。）

巴 用小牛肉蒸的菜！（向旁。）這就是同我自己喫我自己的肉一樣！

梨 你說什麼？

巴 沒有什麼！謝謝你！（看着她，她不動一動的站著。）謝謝你！（向旁。）你這個怪物！

梨 哈哈，巴偉爾，不敢當！只要你滿意，我媽媽是很喜歡的，就是我……（手搭到心口上，低聲說。）我真幸福！請喫飯吧，不要客氣，我坐一坐！（坐到椅子上，眼睛釘

着巴哈杜夫。）

巴 （吃着，竭力忍住不看她。）我很過意不去，我太麻煩你了……（哈着。）

梨 （跳起來，跑到棹子跟前。）唉呀，骨頭卡住了！教我給你捶一捶！（想到他背上去捶。）

巴 不要緊！一塊小骨頭……噎下去了！算了吧！請你別捶了！（向旁。）我望你不如早些死了吧！

梨 謝天謝地！真把我駭死了！（少停。）巴偉爾？

巴 | 有什麼話說？

梨 | 今天天氣不是好極了嗎？

巴 | 是的……還可以吧！

梨 | 花園裏一定有許許多多遊逛的人！不知道今天有音樂沒有？

巴 | （站起來走前。）不知道！

梨 | 我實在是愛音樂！音樂裏含有無限的詩意，無限的情緒！你愛那一種音樂；愛莊嚴的呢，還是愛歡樂的呢？

巴 | 我愛那聽不見的音樂！

梨 | 怎麼？（忽然大悟。）哈哈，這真是好極了！嘻！嘻！嘻！巴偉爾，請你給我寫到

詩抄本上吧！

巴 | 寫到詩抄本上嗎？

梨 | 是的，是的，寫到我的詩抄本上！你剛才所說的真是好！你不知道我有詩抄本

嗎？那一個姑娘能會沒有詩抄本呢？我有許許多多的詩，有許多很好的詩！我非常愛詩！你愛詩嗎？

什麼？

梨 | 詩，詩！

巴 | 『我討厭那些勝於克雷洛夫做的「德美亞的魚湯」！』

梨 | 哈！哈！哈！真是好極了！請你把這些給我寫到詩抄本上吧！（大聲做效着。）

『我討厭那些勝於克雷洛夫做的德美亞的魚湯！』真是好極了！我去給你拿去
吧！我的詩抄本好極了。我馬上就拿來！（跑出去。）

巴 | 她會有詩抄本！（跟着她。）你這老妖精！我望你帶着你的詩抄本同你的母親一塊

早些死了吧！（台後鈴聲響着。）難道這是紫娜姐嗎？這樣的早嗎？不會有的事吧！

史 | （在後台。）是到這裏來的嗎？

華 | 的聲音一定是的！別的還有什麼地方呢！

巴 | 一個男人來了！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？

(史德潘諾夫入。)

史 | 早安！(四面張望着。)主人在那裏呢？呵，這不是了！我自己來介紹一下吧：我是八等文官，是得過勳章的人，是史德潘諾夫！你住的這麼樣高！唉，我實在累死了！讓我先坐一下再說吧！

巴 | (搬過椅子。)請坐吧！有什麼事情！

史 | 我先問你；我是到這裏來的不是？因為我從來是好走錯路的人！你是穆鐸金律師嗎？

巴 | 不，我不是穆鐸金！

史 | 怎麼？我剛才告訴你的什麼？請你瞧一瞧吧！我上到五層樓上，累的幾乎氣都上不來了——想不到——原來還不是到這兒來的！你的把門的人真混蛋！我問他說：這裏住有一位律師嗎？他說：請到五層樓上去吧！不，這個東西我實在

不能原諒他！我要把他送到衙門去！教他去領一領那撒謊的教訓！嘿！

巴 如果你光只問一個律師，那我的把門的說的是很有理的——我也是一個副律師。

史 那麼——你就是一個律師就得了！你爲什麼又說你不是你呢？

巴 我怎麼說我不是我？（向旁。）這又是一個怪物！

史 當然你是一位律師吧？

巴 是的，只是我不是穆鐸金！

史 我不用那位穆鐸金！我一點也用不着他！我不過在名號簿上查出這個姓來，於是我就來了；這姓是我們俄國人的姓，想他同我們都是一樣的俄國人，不像那顧斐式傑，裴甘伯革那些外國律師，要錢要那麼樣多！我想穆鐸金，洛漢金，沙洛金——都是一個樣！不過我光要俄國人！你不要還價錢嗎？

巴 一個錢也不能少！（看一看鐘。）再過二十分鐘我要出門去的！

史| 還要教我再到五層樓上來的嗎？得了！不，請你幫一幫忙吧！你不給我辦我不
讓你走！

巴| 我不接收你的事，我沒有功夫！

史| 這那裏話！你想我有功夫嗎？

巴| 先生，你真有點奇怪了……我要出門去的——你明白嗎？

史| 你聽一聽我的事情，你可以隨便出門去吧。

巴| 誰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！（向旁。）真討厭！（向他。）好，你說吧，不過要放快一點
說！

史| 嘻嘻！急着去與誰有約嗎？趕上了！

巴| 先生……

史| 得了，別急了！我們老年人是不愛性急的，年青的人……

巴| 請你簡單的，明白的把事情的內容說一說吧！

史 | 簡單的說嗎？簡單未必能夠說完！事情很複雜呢！……

巴 | 說吧！

史 | (咳嗽着。)我一輩子都光會遇着些倒霉事！我當小孩子的時候……

巴 | 當小孩子騎竹馬的時候麼？對不起！這麼一來我們到明天也說不完了！請你說……

史 | 性子這麼樣急，年輕人性子這麼樣急！唉，好吧！……(吸着烟。)就這麼着吧！

在兩個禮拜以前，我接到司法官的一張傳票，要教我給斐尼珂夫出一百三十塊錢。請你看一看吧：我是八等文官，又是得過勳章的人，我向來沒有在法廳裏打過官司，向來沒有借過人的錢，真想不到會接到這樣一張傳票！嘿！

巴 | 我見了！後來呢？

史 | 這張傳票到我家裏就發生了一個很大的亂子！

巴 | 是，是……

史| 這並不是『是，是，是！』就算完了！你知道我的女人要同我離婚呢？

巴| 這是因為什麼呢？

史| 還不是因為這麼一回事！你想裴尼珂夫是誰呢？

巴| 大概是糖果匠吧？

史| 就是他！我的女人想着我是買了裴尼珂夫的一百三十塊錢的糖！我問你；我要那麼多的糖作什麼用呢？

巴| 我不知道！

史| 你不知道！就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！可是我的女人疑心我買這各種各樣的糖是送給那些可愛的女人了！嘿！誰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！從此以後就發生了這些事；她就輕看我，妬嫉我，就哭着吵道：『我要離婚，讓我們離婚吧！』朋友，我說這樣大的年紀離了婚怎麼好呢？我是八等文官，是得過勳章的人，究竟得看一看面子！就是把裴尼珂夫的舖子都買來，我還能拘引上什麼女人呢？誰

一點也不聽，就怒氣沖沖的咆哮起來了！把我都氣哭了！我就坐到牆角裏哭
着，她也就坐下哭起來了！嘿！

巴 | 你到司法衙門裏去了嗎？（看了看鐘。）

史 | 可不是！去了！

巴 | 「事情了結了嗎？」

史 | 那了結了！還沒有頭緒呢！去到司法衙門裏等着的就是我！就是這得過動的八
等文官！他們把我同斐尼珂夫傳了去，這是我第一次才見了他的面！司法官就
說道：『斐尼珂夫告你，說你在他舖子裏取了……』呵，你想他說我取的是什
麼東西呢？

巴 | 呵，我實在不知道！

史 | （哈哈大笑起來。）是自——行——車！

巴 | 自行車嗎？

史 | 是的，不錯，是自行車！原來斐尼珂夫是賣自行車的人！你想想這回事：我
同一個自行車！得過勳的八等文官同一輛自行車！……你想我能騎自行車嗎？
照着我這樣的身裁能騎自行車嗎？

巴 | 我實在不知道……我很懷疑！

史 | 不，請你看一看吧！（在室內走了幾步。）你見過這樣騎自行車的人嗎？

巴 | 沒有見過！（看一看鐘。）

史 | 那一定是沒有見過！我也就給司法官說：請司法官看一看吧……你不聽我說的
話嗎？

巴 | 這事情很明白，傳你是傳錯了！

史 | 那自然是傳錯了！傳錯了就算了！不過你看這真是遇的巧！原來在我住的那
道街上還有一位同名同姓的伊凡史德潘諾夫呢！並且我絕對不明白——他爲什
麼也是一個八等文官！

巴 | (看了看鐘。) 差一刻六點了……對不起！你想怎麼樣呢？

史 | 想怎麼樣？就是想這麼樣！我要告斐尼珂夫呢！

巴 | 爲什麼呢？

史 | 爲什麼？爲他給我要錢要錯了！難道你不明白嗎？他侮辱我，敗壞了我的名譽！我一輩子還沒有教傳到法廳裏去過呢！你沒有看一看嗎？法堂上的人和那些鄉下的男男女女都是在嘲笑我！都是在嘲笑我這得過勳的八等文官！我家裏的聽差同把門的人怕也都正在嘲笑我的吧！我家庭的幸福算完了！不，這樣我絕不放鬆他！我……我……我要告他，罰他，教他坐一坐監！(梨姬亞的頭伸進門來，他走到門跟前碰着了梨姬亞的頭。) 這一位是誰？

巴 | 我的……我的……來託我打官司的人！二十分鐘過去了，你瞧一瞧，別人還在等着我呢！

史 | 我請問你，我怎麼辦呢？

巴 | 對不起，我不辦你的事，你去找別人去吧！

史 | 呵，這是因為什麼呢？

巴 | 因為我不辦那好打官司人的案子！

史 | 怎麼？你說什麼？好打官司的案子嗎？

巴 | 不錯，就是的！

史 | 哼！奇怪……真是奇怪！什麼樣的案子你辦呢？

巴 | 就是不辦你這樣的案子！論你去找穆鐸金律師去吧！

史 | 怎麼呢？又要教我到五層樓上爬嗎？如果他也要推辭呢？

巴 | 他不推辭！

史 | 怎麼好！又得要去找穆鐸金呢！我把我的事情告訴你真可惜！你心裏一定有別

的事！一定有別的事！

巴 | 什麼事？

史 | (擤眼弄鼻的樣子。) 我已經看見了！看見了！給那託你打官司的女人辦事呢！是
的！

巴 | 什麼？

史 | (向門走着。) 託你打官司的女人！是女人就是了！各種各樣的可愛的女人！

巴 | 什麼？你怎麼敢這樣的信口開河呢！

史 | 大概你是不愛聽實在話吧？你這個浪蕩鬼！你是什麼律師！(出去，後來又轉回頭來

看着他說。) 好一個浪蕩鬼！嘿！

巴 | (撲到門跟前。) 你怎麼……(走回來。) 讓他滾開吧！這樣好打官司的老東西！(看一看

鐘。) 六點鐘了！她爲什麼還不來呢？她怎麼着呢？這我真不放心！(按着腰。) 心

裏跳得真利害！大約有人叫門吧？(仔細聽着。) 沒有，我聽錯了！將來怕要常常

聽錯的吧！只怕我中了情魔了吧！紫娜姐……紫娜姐！這樣好聽的名子！這名

子真好聽極了！(戴上帽子。) 我爲什麼把帽子戴上？這真是奇怪！是的……我去

迎接她……這些怪物都還沒有睡，如果她們見了紫娜姐怎麼好呢！應當先告知她一聲！（向門走着。）紫娜姐！（轉回身來。）紫娜姐……紫娜姐！難道我中情魔了嗎？（出。）

（查金娜端着杯咖啡，梨姬亞帶着詩抄本進來。）

梨 | 查 | （梨姬亞在袖後邊跟着。）巴偉爾，我給你端咖啡來了！

梨 | 我給你送詩抄本來了！

（走到那放飯棹子的跟前，看見巴哈杜夫沒有了，退後了幾步，她倆互相注視着。）

查 | 他在那裏呢？（到帳子旁邊。）巴偉爾，你嚇下歇了嗎？

梨 | （擺着手，低聲說。）算了吧，不必了！

查 | （低聲向她說。）別作聲！（到帳子跟前。）巴偉爾？

梨 | （低聲。）算了吧，媽媽！

查 | 別作聲！巴偉爾！

梨 我要走了！

查 須是睡着了！（小心的撥開帳簾子看着。）呵，他沒有在！（到床底下看着。）

梨 你爲什麼往床底下看呢？

查 鞋子在這裏！（四面張望着。）可是帽子沒有了！（沈思着。）他這人到那裏去了？

（叫着。）華西麗沙！

梨 華西麗沙！

華 （在門口。）聽見了，去了！

查 巴偉爾出去了嗎？

華 我怎麼會知道呢？要是沒有在家就是出去了！

梨 有位老頭子到他這裏來了嗎？

華 大概是來了又走了！

查 晤！（把茶杯給她。）給，把茶杯拿到我房裏，小心一點，別弄打了！

華 怎麼就會打了呢？大概打不了！（走到門跟前，茶杯忽然落地，打得粉碎。）呀！（拾着碎

片。）

查 你瞧，你瞧！我給你說的什麼話！唉，你沒有長手嗎！你的腿是灣的嗎！你把一切都弄打了好了！把一切都弄打了吧！

華 你爲什麼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呢！一說他就會打了呢！

查 爲什麼說這不吉利的話！你要不笨的好像豬一樣，我就不說了！你給我買茶杯吧！

華 我給你買！這是怎麼一回事！（出。）

查 （在後跟着。）你得給我買這一樣的！別的樣子我不要！這是半塊錢買的！

華 （在後台。）得了！一塊錢該怎樣呢！

查 混蛋！你的工錢還不够買呢！他這個人到那裏去了，梨姬亞？

梨 大概同那個老頭子一塊兒出去了吧？

查| 不，不！我心裏覺得怕有不好的事情發生！（在室內走着，對於一切都仔細聽着。）我來找一找看他有什麼記事本子沒有！唉，他這好孩子，他這好孩子！我總要看守住你的！沒有什麼記事本子！（到寫字桌前。）這是什麼？是一個書包。這裏裝的都是什麼東西？（開開書包。）

梨| 媽媽，你搜尋他什麼東西呢？

查| 別多嘴！你什麼也不明白！公文，統統都是公文！帶着藍夾子的——大概都是公文！沒有，這裏也沒有什麼！（坐在椅子上。）茶杯打了！實在不吉利！梨| 亞，這很不吉利！我們怕要有損失呢！如果這小麻雀要飛了，這就是我們莫大的損失呵！

梨| 你常常這麼樣來說！光是會駭我！我去占一占卦去！

查| 去吧，你去占一占卦吧！

梨| 你屋裏有骨牌嗎？

查（嘆息）在我的……抽屜櫃裏放着的。

（梨姬亞出。）

查（二人。）占卦總是很應的！他變成了這樣一個奇怪的人！他怕是藏起來了吧！前天他藏到帳子裏說：對不起，我在換衣服的，可是我回過頭來，他可趕快的跑了！唉！真傷心！去吧，你去占一占卦看怎麼樣？（出。）

（姬仁珂穿着外套，戴着帽子進來；巴哈杜夫在姬後邊跟着，他在屋裏來回走着，走到門跟前仔細聽着。）

姬 我實在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守秘密呢？

巴 這那裏話，有什麼秘密呢！（向旁。）好極了！就是華西麗沙也沒有看得見！

姬 你真是有點奇怪了！

巴 我奇怪嗎？這那裏話！這是你看錯了！（仔細聽着。）

姬 你到鏡子上照一照！你的臉都變白了！

巴 | 臉變白了嗎？一點也沒有！但是，大概……我心裏有點亂！

嫩 | 你心裏怎麼了呢？

巴 | 那麼……我心裏有點跳……有點麻木了！……

嫩 | 這實在不好！

巴 | 那一定是不好！（仔細聽着。）

嫩 | 你總是仔細聽什麼呢？

巴 | 我嗎？我並沒有聽！

嫩 | 不，你的確是有點心魂不安！

巴 | 我嗎？一點也不！（向旁。）好可怕的环境呀！

嫩 | 你說什麼呀？

巴 | 沒有什麼！我在想法子去對付你的繼母呢！學生們的脾氣都是想什麼說什麼的！

媼 在屋裏走來走去的走着——這也是學生們的脾氣嗎？

巴 走來走去的走着嗎？是的，是的，那當然也是學生們的脾氣！（向旁。）我要發瘋了！

媼 常常好仔細的聽着——這也是的嗎？

巴 這那裏話，紫娜姐，爲什麼你想我常常在仔細的聽着呢？

媼 那麼着，請你坐下我們來談話吧！

巴 我不能坐下，因爲我從來是好來回走的！

媼 呵！我說的什麼話！你真是心魂不安！你說你爲什麼到街上去迎接我呢？

巴 爲什麼？怕你找不着我的房子！

媼 難道地址不對嗎？

巴 就是對的話，但是……還是……你應該……

媼 怎麼呢？一定要找着了！

巴 是的，不過……還是……（向旁。）大概我已經發瘋了！

嫩 不，不，你說的都不是實在話！（少停。）你知道不知道？因為你着急，弄得也教我着起急來了！我並不是胆小的人，但是我看着你這樣的害怕，我也有點害怕了！

巴 （望著門。）害怕嗎？怕什麼呢？

嫩 我不知道。但是我在這裏好像禁物一樣……我想門一開就……

巴 呵，呵！（向門走去。）

嫩 就進來……

巴 就進來一個老婆子！

嫩 是的，我家裏的老婆子！

巴 哦！你告訴我吧；當你往這裏來的時候，你沒有注意到什麼嗎？

嫩 下了一點雨！

巴 我並不是說那的！你沒有注意到有人跟着你嗎？

嫩 郵差嗎……也須是舖子裏的小徒弟……

巴 呵，不是那，不是那！

嫩 你想是我的繼母嗎？唔，不，在這時她睡了！

巴 （向旁。）我這裏的老婆子也睡了！

嫩 你說什麼！

巴 沒有什麼！來談我們的事吧！

嫩 來吧！

巴 （坐近了一點。）我們是去年在巴洛夫斯基認識的。你同你的老婆子住在那別庄上……對不起，你的老婆子……

嫩 是的，但是這對於我們的事情有什麼關係呢……

巴 對不起，我要從我們過去的事情上給你說起來了！我記得在開畢音樂會的時候，

那時我在那惡風暴雨，黑漆漆的深夜裏，我把我的傘給你，並且很想送你……

巴 是的，但是……你爲什麼不走來走去的走着呢？

巴 我實在不會稱你的心！剛才你不喜歡教我走來走去的走，現在我坐下你又不喜歡教我坐！讓我們再接續着談話吧？

嫩 好吧，不過我不明白……

巴 到第二天我就去會你去了！那老婆子——就是我要說的你那個繼母，對我真利害極了，我在客廳裏坐了二十分鐘，你沒在家，但是當我出來的時候，就在廊台上遇見了你；那時候……

嫩 這對我們的事情有什麼關係呢？

巴 對不起！我又來談起我們過去的事情了！

嫩 不說這些不能行嗎？

巴 好吧，但是不說這些教我很難說！我應當給你說一說你在你繼母家裏的情形，

你那個時候的心緒……

爲什麼呢？我自己來告訴你吧，你聽着！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，我的繼母待我刻薄極了！稍微淘氣一點，稍微有點過失，她就叫我跪下整整的跪一個鐘頭，飯也不教喫……並且……並且……

唉！好吧！現在你該同她脫離關係了……

我那時候身上弄的很臟，穿的破爛的衣服，但是她自己的女兒……

她有女兒嗎？唔，大概也是一個老處女了吧？

你怎麼知道呢——現在她不同她在一塊住了。

我說是『大概！』（向旁。）真是猜的妙！（向她。）那麼着，她的女兒呢？……

唉！請你再不要教我過那可惡下賤的光景了吧！（哭。）

放心吧！請你放心吧！別哭了！

我不能不哭……我真傷心！

巴 | 我請求你！我要跪到你面前！（想去跪下。）

嫩 | 唉，不，不，這那的話！好吧，我放心了，放心了！你不知道不知道，她現在有什麼計劃？有一個老軍官到我們家裏去了……

巴 | 是嗎！

嫩 | 他的一隻眼睛用布扎着。他眼裏有塊白斑點，但是他不說他有白斑點，他說是有傷了。

巴 | 是嗎！我猜你的繼母想要什麼的。（向旁。）真猜的妙！（向嫩。）但是我想這個目的她達不到。不，我們等到你同她脫離關係的時候，那時候……讓她嫁給那軍官好了！

嫩 | 我害怕她！你知道她是多麼樣的利害！

巴 | 你怕嗎？可是我幹什麼呢？難道你疑惑我，不相信我能保護你嗎？

嫩 | 我相信……

巴 | 怕你還是不相信吧？

嫩 | 她實在可惡，實在狡猾，奸詐的很！

巴 | 是嗎？現在我聽你說了你的傷心事，我不知道我怎樣去對付你的繼母才好！按着法律，你今天可以同她脫離關係了！

嫩 | 你實在很憐念我嗎？

巴 | 問我憐念你嗎？你還來問這話嗎？當那次我在廊台上遇着你的時候，你那時帶着很傷心的面容……我以為是你哭了……後來，你記得六月十六的晚上嗎？我們坐在公園裏……那好聽的音樂，遠遠的送到我們耳邊來，那美麗的晚霞……

嫩 | 是的……但是……為什麼要提起這些呢？……

巴 | 唉，這些都是我的很可寶貴的回憶呵！那時候那美麗的晚霞在照着，我們的周圍十分靜寂，十分莊嚴而且靜寂了！小鳥兒在我們旁邊的樹上歌着，振着翅膀

飛着……你記得你那時說的什麼話嗎？

是的……大概……還記得……

巴 你說：『唉，我是如何的羨慕他呵！』現在我才明白你說那話的意思了：你原

來是羨慕那小鳥的自由呵！可是我看見你那傷心的面容，我那時真痛心極了！我恨不得撲到你面前跪下（跪下。）緊緊的握着你這可愛的小手（握住她手。）說……

查（在背後。）巴偉爾，親愛的，你回來了嗎？

巴（跳起來。）她來了！（跑到門跟前，又轉回來。）

嫩 你的女掌櫃嗎？我要走了！

巴 晚了！她在門口呢！唉，將來要發生什麼事情呢！要發生什麼事情呢！請你看一看吧！你坐下，不要動，什麼話也別要說！我來試一試……我勸她走……我不要緊，但是你……我不願意有人敢想……就這麼着吧！你坐下，不要動，一點也別動！

查 | (在背後。)巴偉爾，你回來了嗎？

巴 | 唔！瑪德林娜，我回來了，回來很早了！(向旁。)我這樣的胆小真可惡！

查 | (在背後。)你好像是和誰說話的吧？

巴 | (向旁。)她聽見了！她這個怪物！(向她。)我嗎？這那的話！沒有同一個人談話！

大概是自言自語的吧！

查 | 你幹什麼事情呢？看書的嗎？

巴 | (向旁。)我真想用大砲把你轟了！(向她。)瑪德林娜，我在看書的，看的太多了，

看的實在太多了……我現在要睡了。

查 | (在背後。)你要睡的嗎？這樣早嗎？

巴 | 我要睡了。你知道我看書看的太多了，累了！(帶着疲倦的聲音。)真累很了！夜間

還得要作事呢！(打呵欠。)

查 | (在背後。)今天晚上天氣真是好極了！我想請你同我們去遊玩吧！梨姬亞也想去

呢！

巴 | 嫩 | (動了動。) 梨姬亞是誰呢？

巴 | (向她。) 是一個老處女，六十來歲的老女人！別作聲，請你別作聲！(向台後。) 怎麼好呢！我睡了！

查 | (又往門跟前來了一點。) 沒有法子，你不去就算了！我們的鐘停了，讓我看一看你的鐘吧！

巴 | (撲到門跟前。) 鐘嗎？別進——來！別要進——來！

(查金娜入。巴哈杜夫往後退了兩步。)

查 | (進來在屋子中間。) 呵——呀！……真是萬想不到！你不是睡了嗎？！同女相好的在談心事的！來到我們好家人家家裏來弄這回事！你瞧，多麼好看的一個青鳥在這裏臥着！(向嫩仁珂瓦。) 你從那來的，小姑娘？

嫩 | 你怎麼這樣呢！……(哭起來。)

查 什麼！我不敢麼？我來對着這證人問一問你，你從那來的，來幹什麼的？（向台

後喊着。）華西麗沙！華西麗沙！

華 （在台後。）聽見了！去了！

巴 （向查金娜。）請你出去吧！請你出去吧！別胡鬧了！

查 胡鬧嗎？誰胡鬧了？誰？

巴 別多嘴了……

華 （拿着篩子在門口站着。）唔，我來了！

查 你瞧，華西麗沙！到我們好家人家裏來了一個不認識的姑娘！（向維仁珂瓦。）

別哭了吧，姑娘，別哭了！

華 （搖着頭。）唉——呀——呀，實在丟臉得很！

查 真丟臉！我的姑娘是他的未婚婦，可是他，你瞧一瞧……

巴 得了！請你滾開吧！聽見了嗎！

查 什麼？教我滾嗎？我不是這家裏主人嗎？你發瘋了嗎？你瞧一瞧，華西麗沙，我們這小麻雀的翅膀長硬了！

巴 什麼？小麻雀嗎？（往她跟前上了兩步。）你怎麼這樣的胆大，你這個老鴿子！小麻雀！啊，我老實告訴你吧，小麻雀的翅膀長硬了，他會咬人了！你瞧着吧，我的嘴很毒了！

查 （退後兩步。）先生，這那裏話！那裏話！

華 （退後兩步，用篩子在前面擋着。）你敢……你試一試！

（同時說。）

巴 我咬了之後你就認得我了！但是，我來同你這樣野的女人講話實在值不得！

（掏出一個錢包，把錢擲給她。）這是你的房錢！以後你另外招租吧！（提過皮箱，收拾着書和衣服。）

查 我去告你的！

巴 你去吧！你這樣的野，教你去試一試！這樣混蛋！『小麻雀！』我教你看一看

這小麻雀吧！

華 | (向旁。)把他氣死了，要氣死了！

巴 | (收拾着東西，一張相片從椅子上跌下來。)這不是你的相片！誰知道你爲什麼把他送給我！(又拿起別的一張相片。)這是什麼？這不是你姑娘的相片嗎？他怎麼在這裏呢？你偷着送來的吧？狡猾，真是狡猾！(把她的相片擲了。)還叫這相片的原人拿回去吧！

查 | 不！這是我親自給你的！別要擲了！(拾起相片。)

巴 | 大概都收拾好了！(向嫩仁珂瓦。)紫娜姐。(證着嫩看了一會。)紫娜姐，請你原諒……這回事……(指查金娜。)請你不要同她見怪……

查 | 這那裏話！

嫩 | 如果要不是你在這裏，我不知道她怎樣的對待我呢！

巴 | 唉，不要管她，她什麼也不明白！你說我保護你了嗎？你承認我是你永久的保

護人嗎？

查 | (向旁。) 什麼？

媼 | 你能永久的保護我嗎？

(同時說。)

巴 | 能永久的——能一輩子的保護你！

(媼仁珂瓦不作聲的向他伸着兩手，他親着她。)

查 | 呵呀，你們這些灰鴿子！

梨 | (在台後。) 媽媽，你這是怎麼着呢？你請他出去逛，可是又發生了難題了吧！

巴偉爾，可以讓我進去嗎？(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，很快的跑進來。) 唉呀！真是萬想不

到的事！

查 | (指着巴哈杜夫與媼仁珂瓦。) 你瞧，好一對未結婚的兩口子！

梨 | 唉呀！(倒到安樂椅上。)

(華西麗沙用篩子向媼臉上擲着。)

巴 | (向嫩仁珂瓦。) 我們走吧，紫娜姐！把你手給我！ (扶着她手向門走去；對華西麗沙說。)

華西麗沙，把我皮箱提出去！

查 | (向梨娜亞。) 你瞧我們的家雀子！我們的家雀子！我們不會看鳥籠——這只有怨

我們自己吧！·唉！·

(巴哈杜夫與嫩仁珂瓦出。華西麗沙提着皮箱，查金娜給她使眼色不教她提，但她毅然決然的提着箱子向門走着；梨娜亞心魂喪失的樣子躺着。)

——幕下——

東方的喜劇

千方百計

亞穆柏著

物 人

裴姬瑪——顧賽茵之妻，青年婦人。

顧賽茵——其夫，強壯的老頭，商人。

蘇里曼——其僕，年老的人，一隻眼。

嘉裴日——年輕的人。

佈景

此劇發生於阿爾利亞，(注一)在顧賽茵的家裏。一切的佈置和用具，都是帶着麻里坦尼亞(注二)的風光。在後台當中有道掛着布門簾的門。左有門。右邊有帶格子的窗子。在壁較上掛着阿拉伯的腰刀。有小棹一張，上放着帶着草套的酒瓶子和酒杯。在後台有一個大箱子。箱子上擲着女子的斗篷，面紗。又有地毯，長椅，小棹，椅墊子，水煙袋及一張七絃琴一類的樂器。蘇里曼睡在窗子跟前的地板上。

注一： 阿爾利亞 (АЛЖИРИЯ) —— Algeria 法國領土，在非洲北岸。

注二： 麻里坦尼亞 (МАРИТАНИЯ) —— Muritania 法國領土，在阿爾利亞之西南。

第一場

蘇里曼與顧賽茵。

顧 (在後台大聲叫着。) 蘇里曼，蘇里曼！你這懶惰的狗東西，太太在什麼地方呢？蘇

里曼！你這個可惡的一隻眼騾子，你又躲開了嗎？(入。他手裏拿着一本很厚的紅皮子的書。把書放到小桌上，用眼睛遍處瞅着裴姬瑪。) 裴姬瑪！裴姬瑪！她到是在家呢，這不是她的面紗嗎？(由箱子上把面紗拿起來。看見蘇里曼，用脚到他腰裏踢醒了他。他懶洋洋的起來。) 你這懶惰的老東西，太太在那裏呢？

蘇 (懶洋洋的。) 在那裏。(往右邊指着。)

顧 她在幹什麼呢？

蘇 她別的還會幹什麼呢？或者在那裏包指甲，在擦油抹粉呢。她別的還會作什麼事情呢？

顧 她在包指甲嗎？在擦油抹粉嗎？……哼……把那本書給我，蘇里曼！這裏不能

沒有一種詭計。教我看一看，看這些預備是幹什麼用的。(盤着脚在長椅上坐下。蘇里曼懶洋洋的把書拿來，很隨便的擲給他。顧賽茵抓過書來，嚴厲的說。) 你這老駱駝，我屢次對

你說，教你對這本書好好保貴一點！（把書貼到胸口上，又貼到嘴唇上。翻看書。）我們看一看，看看裴姬瑪預備這些是幹什麼用的。有了。（讀起來。）『女子好像兵一樣；如果兵去擦他自己的槍的時候——這就是表明他要預備去出征打仗的。如果女子去包指甲，去擦油抹粉的時候——要當心一點呀！做丈夫的：這就是她預備要收拾你的時候。』（合起書來，吻了吻，又把他貼到胸口上。）蘇里曼，你這老東西，你瞧一瞧，這是多麼好的一本書！這裏什麼都有。女子的千方百計都集在裏邊的！

蘇（在旁邊低聲說。）只怕你的女人會生出萬方百計呢……

顧（沒聽見他的話。）你這個老東西，你要明白，這對於老丈夫不是書，簡直是寶貝！現在我得了這本書，裴姬瑪是騙不掉我了，一點也騙不掉了！（撫摩着書。）

第二場

同上人與裴姬瑪。

由張開的門簾裏見了裴姬瑪。她用手捏着門簾，在門口站了一會。她穿的很美麗，照着東方閃透很時髦的打扮。

裴 你是我的生命之光呵！

顧 (往後看着。) 你是我的歡樂之神呵！

蘇 (出。)

裴 (走近他。) 你手裏拿的什麼東西，我的主人？

顧 一本書。

裴 把他拿到旁邊去吧。

顧 爲什麼？

裴 因爲我在這裏。(她走到長椅跟前，同他並排坐下，用她裸露的手臂抱着他的頸脖，她手臂上金鐲

子的小鈴很清亮的響着。)

顧 你說的很在理。(看着她。) 裴姬瑪，你今天漂亮了。

裴 請你在看我一眼吧，我的主人。

顧 (帶着豬頭的樣子。) 你打扮了嗎？裴姬瑪？你爲什麼這樣打扮？你想教人愛你嗎？

裴 我只教我的主人愛我。我讓別人都以我爲不堪入目的東西，讓別人都以我爲老妖精；但是對於我的主人，願他永久都以我爲漂亮的。

顧 (看着書，很快的自言自語道。) 如果女人說她想要漂漂亮亮的時候……哈——哈……不

錯……是了……(很溫柔，但是又很狡猾的樣子說。) 呵，你告訴我吧，裴姬瑪，你今天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裴 到什麼地方？什麼地方也沒去！

顧 怎麼，難道你今天連浴室也沒去嗎？

裴 浴室我是去了。

顧 你在那裏見的都是誰？

裴 唔，多極了！魯士傑的女人，亞好美的女人——都在那裏……

顧 呵，當然你要同一般的女人一樣，在那裏閒談，談的沒有到頭的時候吧？

裴 如果我們不愛閒談天，那我們還算什麼女人呢！

顧 你們談的什麼？

裴 我們談的就是一般女人所愛談的，那還能出了自己的丈夫嗎？

顧 什麼？也或者還要談一談自己的愛人吧？

裴 可是難道丈夫同愛人不還是一個人嗎？

顧 呵，你真猾！（往書裏看着。）

裴 你在這本厚書裏邊找什麼呢？

顧 那麼着，沒有什麼……怎麼呢，你在浴室裏很嘲笑我們吧？嘲笑自己的丈夫？

裴 唉，你真不知道女子的心！在別人面前侮辱自己的丈夫，難道還有這樣的女人

嗎？

顧 | 唔，真猾，真猾！（翻着書。）呵，不錯，那自然……『當女子新婚之後……』（向

裴姬瑪。）那麼着，你們個個都誇美自己的丈夫嗎？好吧，比方你怎樣說我呢？

（裴姬瑪看了看他，低下頭來。）怎麼呢？一點也沒有說嗎？難道你的丈夫沒有一點好處值得你說嗎？

裴 | 難道我的丈夫還用得我來誇美嗎？難道大家都還不知道他嗎？難道他在街上走

的時候一切的女人都能不趕快跑到窻子跟前去看他嗎？難道一切的女人都能不妬嫉我嗎？（抱住他。）

顧 | （逃脫着。）唔，這大概又是來灌米湯來了！在第四章上有『灌米湯』這一回。

（翻着書。）唔，是的，那是當然的。她光會給我說些想不到的話……你要特別注

意一點呀！顧賽茵……（向裴姬瑪。）那麼着，你很幸福嗎？你很滿意嗎？你

沒有什麼特別的慾望嗎？（裴姬瑪望了望他，低下頭來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）你爲什麼嘆

氣呢？

我想起了一件事情。

什麼事情？

我想起了魯士傑的女人。

你爲什麼想起她來呢？

她是一個很說不上來的人。她是一個愛誇大話的人。今天她在浴室裏真是誇張個不了。（微笑着。）我的丈夫在全阿爾利亞是一個最有錢，最大方的人。我的丈夫送給我了一掛金練子——這金練子在全阿爾利亞是沒人有的。唉，我聽了就哭了起來。

你哭什麼呢，裴姬瑪？

我哭她會撒謊！因爲在新市場雅珊金玉店裏有這樣的金練子呢！

那麼着，她光只說這金練子算是撒謊嗎？她說她丈夫在全阿爾利亞是最有錢，最大方的人，難道她這不是撒謊嗎？

裴 是的，也是的……但是這個我不哭，因為沒有一個人去信她。誰都知道顧養茵是最大方的人。（對他獻媚着。）

顧 這麼看起來，你很想要這金練子吧？

裴 我嗎？一點也不想要！不過我想有了這掛金練子，是想拿他來塞一塞魯士傑女人的口！教她不敢再來誇大話！當她誇她丈夫比我丈夫好的時候，我真真是羞愧個不得了！

顧 這反正是一個樣，你不是說沒有一個人信她嗎？

裴 可是也或者有些昏頭昏腦的東西去信她吧？這種昏頭昏腦的女人是會有的呵！

顧 是的，只是你不是這一般的女人呵！（哈哈大笑着。）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！

裴 你爲什麼笑呢？

顧 因爲在這裏統統都說明白了。（拍着書。）都說明白了。請你聽一聽吧：『第一百

八十六條計』(掀開書讀道。)

『如果新婚之後的一個年青的女人，對她的丈夫很溫柔並且向他灌米湯的時候——你要當心一點呀，做丈夫的：這就是她來圖謀你的錢的。』哈——哈——哈！

裴

(生氣的樣子。)
真可惡的書！(很快的把書從他手裏抓過來。)
我教蘇里曼把他燒了！

顧

(又把書奪了過來。)
這那的話！那的話！我的生命都可以犧牲了，這本書是不能讓人拿去的！你知道這本書叫什麼名子？叫『女子的千方百計。』你想吧；千方

百計！(裴姬瑪氣滯，走到旁邊坐下。)
這裏什麼都有了。(屈指數着。)
詭計，奸猾，技

巧，欺騙，狡詐，機謀與敲竹槓……呵，你爲什麼又生氣呢？如果你不打算騙我，這書對你沒有什麼危險。你所想的不過是教我愛你吧了。(裴姬瑪扭過臉來。)

你想想，這是多麼好的書！你一抱住我，我往書裏一看，就明白你是來騙我錢來了！那金練子你不是還是很要想嗎？(裴姬瑪不作聲的搖了搖頭。)
不是想的

很嗎？

表 我已經告訴你了，我實在不想要他。就是我要他的時候，也不過是爲着拿他來塞一塞這可惡的好誇大話的——魯士傑女人的口！

顧 這麼着，你不是還是想要他嗎？

表 (很不老誠的樣子。) 不，我要這金練子幹什麼用？就是沒有這金練子我丈夫也是愛我的！

顧 (哈哈大笑着。) 如果我沒有這本書，怕你天天都來騙我來了。你這樣的猜……呵，斐姬瑪，你一定要從我手裏把那金練子贏去呢，你口口聲聲說不要，你心裏却總想着他！

表 你知道我在打牌的時候總是輸呢！

顧 (很快活的樣子。) 爲什麼在打牌的時候？將來我們來『阿布打拉』的時候，你一定會從我手裏把這金練子贏去呢！

表 (還是氣悶的樣子，但是很奮興的說。) 這『阿布打拉』是怎麼來法呢？

顧 這很容易。你不論那一次從我手裏拿到一件東西的時候，你必須要叫一聲：

『阿布打拉』輸着我的時候，我也這樣叫。誰要是從誰手裏得到一件東西，來不及或是忘了說『阿布打拉』的時候，那就算他輸了，就要罰他錢。假使我輸了的時候，就是這掛金練子——這就是我的罰頭。明白嗎？

斐 我無論給你什麼東西的時候，你都要說『阿布打拉』嗎？

顧 無論給我什麼東西的時候我都要說。

斐 如果你沒有說，——這不算你輸了嗎？

顧 算我輸了，金練子也就成你的了。

斐 （滿面統紅着。跳了起來。）我贊成！我答應這樣來！

顧 哦，好吧。我現在到舖子裏去一下，去看看這懶鬼亞好美在幹什麼事的。蘇里曼！蘇里曼！他這個老駱駝，又到什麼地方去睡了。這真是個好看門的人！他自己爬去睡了，門總是教開着。也不怕有什麼混鬼進到屋裏來！蘇里曼！

裴 | (語媚着。)我來帮你穿衣服。(把腰帶給給他，顧賽茵接過腰帶大聲說：「阿布拉拉！」笑起來。

裴 | 妮瑪沒有顯出什麼不快的氣色來。)讓我再給你整一整，你的腰帶給的太高了！(在他跟前忙着，整理着腰帶。)喝點茶心裏舒服一點再出去好吧？(倒茶。)

顧 | 好。

裴 | (把茶端給他。)喝點茶到街上走的時候不嫌熱。

顧 | 我的小老婆真會應心我，對我真是殷勤的很。(很狡猾的樣子看着她，快接過茶，大聲說

道：「阿布拉拉。」)哈——哈——哈……

裴 | (生着氣，任性的說。)你真蠢！……你笑什麼呢？(顧賽茵繼續的哈哈大笑。)難道你想

着我要收拾你的嗎？我實在沒有這種心。我從明天早上去和你賭輸贏，如果你忘了我們條件的時候，我總要贏你一回！

顧 | 你總是想着你會贏了我呢！唔，贏吧，贏吧，去贏了我這金練子吧！我去了，你現在閑着去想法子好收拾我吧！(預備出去。)

裴 我不去想這些。你不在家的時候我不想着去贏你的東西。我僅只是想着你！

顧 是嗎？

裴 (抱住他，很溫柔的望着他的眼睛。)我祝福你，我的主人。給，我給你一個接吻……

顧 給我一個接吻吧，——「阿布打拉」……

裴 (扭過身來站着，氣喘的計沒有中。)唔！……

顧 (哈哈大笑。)哈——哈——哈……在書裏邊統統都說明白了。親嘴的巧計我也預先看過了。在第十四章上邊……

裴 真可惡的書！(抓過書來，藏到背後裏。)你再不得要他了。我要撕碎了他！……

顧 (很莊重的樣子。)算了吧，裴姬瑪，把書給我！

裴 我要燒了他！

顧 你敢！我不讓你燒！快把書給我！

裴 (仍舊把書藏在背後。)不給！

顧 | (稿摩着。)不錯，對了，對了……呵，好吧，不要了……我走了之後你把書放到那棹子上好了。(出，但是到門口又站住說。)你想着我現在一定是敗了嗎？不，親愛的，在書裏邊搶書這回事情我也預先看過了！(笑着出。)

第三場

裴姬瑪與蘇里曼。

裴 | 真可惡的書！(把他摔到地板上，用腳踐着。當她的一隻鞋子從腳上蹣跚的時候，蘇里曼進來。)

蘇 | 嘉裴日在街上窻子跟前呢。

裴 | 在那裏呀？(向窻子跑去。)

蘇 | 他大概已經不在那裏了。我想他已經到外間房裏了。

裴 | (轉過身來。)你爲什麼不請他進來呢？

蘇 | 他大概已經進來了。(嘉裴日入。)

第四場

同上人與嘉裴日。

嘉 (擲給蘇里曼了幾個錢。) 爬去睡吧，老頭子。

蘇 就是不給錢我也想去睡呢。(拾起錢來，出。)

嘉 裴娜瑪。(向她走去。)

裴 (坐到長椅上。) 請把我的鞋子拾起來。(嘉裴日拾了起來。) 把他給我穿到腳上。(嘉裴日跪下，把鞋子慢慢的給她穿上。) 我的腳長的好看嗎？

嘉 我在阿爾利亞還不會見過這樣好看的呢！

裴 (生氣的樣子。) 這一隻呢？(把那一隻鞋也從腳上脫下來。)

嘉 這隻同那隻一樣的好。(同她並肩坐下，裴娜瑪離開他。)

裴 嘉裴日，你爲什麼不愛魯士傑的女人呢？人家都說她的眉毛比我的黑一點。

嘉 你的眉毛比夜間還黑呢！

裴 (賣着俏。) 她比我唱的好一點。

嘉 她的聲音同你的畫眉似的歌聲比較起來，那簡直是嗷叫喚的！

裴 (帶起面紗。) 嘉裴日，你能看清我的眼睛嗎？你說過你很愛我的眼睛。

嘉 你的眼睛好像沙漠間的明星一樣。你的渾身我都愛，裴姬瑪。(去到她跟前，她又離開了他，他想試一試去揭她的面紗，她不讓他揭。她慢慢的輕步移着腳，好樣跳舞的一樣。嘉裴日拿起樂器，和着她的脚步奏起樂來。她手鐲上的小鈴很清亮的響着。)

第五場

裴姬瑪，嘉裴日與顧賽茵。

顧 (在幕後。) 蘇里曼，你這懶傢伙！他又不在門口了！

裴 我的丈夫……大概還沒有到舖子裏去的……

嘉 [跳起來，把樂器擲了。四面張望了一下，想去卸牆上的腰刀。]

裴 [嗤……(阻擋着他。)] 嗤……你藏到這箱子裏好了。(揭開箱蓋。)

嘉 [我無論如何不到箱子裏鑽。]

裴 [這是救急的唯一的好法子……]

顧 [在幕後。] 誰在那裏？這是你嗎，雅珊？來找我的嗎？我們今天還正在提你的！

嘉 [他在門口遇見誰了。]

裴 [這是金玉店裏的人。你藏起來吧。他們馬上就到這裏來的。你無論聽見什麼話都不要作聲，你聽從着我好了。(很快的抱着他。)]

嘉 [我聽從你好了。(鑽到箱子裏，裴姬瑪把箱蓋蓋起來，用鎖子鎖着，掏出一把很大的東方式的鑰匙來，頓時帶着神秘的樣子微笑着。)]

裴 [你記着；你無論聽見什麼都不要作聲，也不要動。(很快的走到右邊，臉對着門，兩手

交叉在胸前抱着，帶着愁眉不展的樣子站着。)]

顧 | (在幕後很憤怒的說着。) 什麼一回事？五十元金錢嗎？等一等。我去說一說她，丈

夫不在家沒有能管這些事。(入。生着氣，紅着臉，手裏搖着很粗的一掛金練子。) 我問

你，裴姬瑪，你教雅珊往家裏給你送這一掛金練子嗎？你爲什麼不預先告訴我
一下？你想着我一下就把這五十元錢交了他嗎？不，親愛的，這是做不到的
事。按着我們的條件你把他贏去是可以的；但是也夠你贏了——別瞎費心吧！
你贏不了，我有書呢！

裴 | (很莊重很刻薄的樣子說。) 顧賽茵，你就只會想着你的錢，別的什麼事情你也不問
了！你真會看守你自己的女人！真會顧全你的家聲！

顧 | 怎麼？什麼呀？我的家聲？

裴 | 難道你沒有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……同着這常常睡不醒的蘇里曼嗎？……

顧 | 什麼一回事？怕有人鑽到我屋裏了吧？(她把手放下來，很憂愁的樣子點了點頭，低下頭
來。) 是男人嗎？也須是異教徒吧？是外國人嗎？(她拍着手，心魂不定的樣子往旁邊看

着。他怒氣沖沖的四面張望了一下，趕快把金練子裝到腰裏。你給我賭句咒，你想教人來幫助你的吧？

裴 | 我能叫來誰呢？能叫來那常常睡到院裏的蘇里曼嗎？

顧 | 但是，當然你現在叫他出去了吧？你沒有同他談話嗎？你駭他了嗎？

裴 | 我用什麼能夠去駭他呢？

顧 | 這真是稀奇事！怕他還敢大胆的思想調戲你了吧？

裴 | (接近他了一點。)是的，他敢呢！顧賽茵，他的手還抱了抱我的腰，他的嘴唇還挨了挨我的嘴唇呢……

顧 | 好浪蕩的女人！你就讓他走了嗎？你應當用手抓住他啃他幾口！他走了嗎？他怕我不吃這一壺他走了！唔！……

裴 | (動情的樣子。)他沒有走呢，顧賽茵！

顧 | 唔？什麼？

裴 假使我用手抓住他，他一定會從我手裏逃脫了——從這柔弱的女子手裏逃跑了！但是我用了女子的狡計把他弄住了，顧賽茵，他現在還在這裏呢，他一聽見我說話，就要駭得打戰了！

顧 什麼？他在這裏嗎？在什麼地方？

裴 你瞧一瞧，我教他藏在這箱子裏。

顧 (大聲吼着。) 嗚——嗚——嗚……

裴 (把鑰匙高高的拿着。) 喂，我的主人，把這鑰匙拿去，爲着你和我的名譽去報仇吧！

顧 (怒氣沖天的大叫起來，從袖手裏奪過鑰匙，撲到裴跟前，卸下腰刀，揮着腰刀，打着喊聲，往箱子跟前撲。裴姬瑪飛奔到他跟前擋住他的去路。他大聲喊着的時候，她大聲笑了起來。)

裴 金練子！金練子！我贏了一掛金練子！ (想到顧賽茵的腰裏掏。)

顧 (吃驚的要瘋了的樣子。) 你這個女人！你想要說什麼呢？

裴 | 你不是從我手裏把鑰匙拿去了嗎？可是你拿鑰匙的時候沒有說『阿布打拉』吧？

顧 | （把鑰匙，腰刀都掉到地板上，用手拍着自己的額顱。）唉，我這個老蠢貨……你的目的算完

全達到了吧？……唉，我真傻！我信這樣的瞎說！給，給你的金練子！（把金練子

給她，她喜歡的跳着躍着把金練子抓過來。）唉，我得到錢舖裏去一下，——去給這金玉

店裏的狗東西弄五十元錢。我這樣的傻！頭一天就輸了一個『阿布打拉！』（書放

到地板上，他走書跟前過的時候，惡恨恨的把書一脚踢到牆角裏。）

裴 | 喂，你爲什麼糟蹋你這樣貴重的一本書？你爲什麼這樣糟蹋你這本『女子的千

方百計？』

顧 | （在門口說。）你想燒你就把他燒了吧！著這本書的人真是個傻瓜，買這本書的人

真是傻而又蠢了！如果你會生出了萬方百計，我還要這本千方百計幹什麼用

呢！

裴 | （很快的看着箱子。）也須會生出萬方千計呢！

——幕下——

迦裴的憐可

著 柏 穆 亞

物 人

斐迦。

瑪麗亞——其妻。

賽爾革——醫生。

馬霞——丫頭。

第一景

一座客廳；後台左邊有門。一架大的時鐘，一張小寫字棹。在另一張小棹上放着盛水的玻璃瓶和兩個玻璃杯。在別的地方放了四個蠟台，插着蠟燭。一個帶着鏡框的四方形的鏡子，放在距牆不遠的一個東西上；鏡子上邊蒙着一層棉紗。在寫字棹上放着空白的電報紙和糊精。

早晨：時針指在六點五十五分上。窗簾子放着。滿室裏電光照着。室內弄得亂七八糟：裴迦睡在沙發上，腳放在枕頭那頭。他穿着大禮服褲子，帶着領結，穿着漿白粉的襯衣。大禮服擱在椅子上，背心掛在門門上，漆皮鞋放在棹子上，大禮帽在地板上。

裴迦正在昏醉之中；他揮着手，阻擋那些到他跟前來麻纏他的人。他口裏嘟囔着，說着夢話。

裴
好了，好了，別麻纏了……我說過我不再喝酒了，一定不喝了……你們這些鬼

東西……

瑪 | (穿着睡衣入。) 裴迦…… (看了看他，很失望的聳了聳肩，把窗簾子捲起來，滿屋子都被很光明的陽

光照着。息了電燈。走到裴迦跟前，動了動他的肩。) 裴迦…… 裴迦…… 你又喝的昏迷不醒

了嗎！…… 你發的誓在那裏，裴迦！？

裴 | 這是那一位？你幹什麼呢？

瑪 | 你不認識我了嗎，裴迦？

裴 | 我向來不曾見過你…… 我告訴你，我的女人在家裏呢…… 我是結過婚的人……

別麻纏了吧……

瑪 | 裴迦，你醒一醒吧…… 裴迦…… 這是我，是瑪麗亞…… 你醒來吧！……

裴 | (隨口唱着，用自己的腕打着拍子。) 親愛的，我的親愛的……

瑪 | 別唱了…… 腳放下吧。(抓住他的腕，用力把他按到沙發上。裴迦擺脫了手，又繼續的亂鬧着。

瑪麗亞擺着手。) 唉，讓醫生來看護你吧…… 我實在不能再受了。

瑪 | (入。) 太太，賽爾革醫生來了。

瑪 請他到這兒來吧。

馬 這不是他來了。

醫生

(眼着馬霞入；他手裏提着小荷包。) 唔，怎麼一回事？(看見裘迦。) 哈哈，他真是

喝的醺醺大醉了……早安，瑪麗亞。(握手。)

瑪

(指裘裘迦。) 你瞧，我嫁了一個這樣的人。

醫生

我見了。好，很好……他爲什麼喝的這樣醉？

瑪 我不知道。他昨天到獵人團的紀念會上去；今早回來，就成了這個樣子了。

醫生

不應當教他到紀念會上去，在紀念會上是常常要鬧酒的。

瑪 在上禮拜他到地理研究會上去，回來也是這個樣子；難道這也不應當教他去

嗎？先生，請你給我個法子吧，他醒不過來了。

醫生

不要緊，我把他治醒過來好了。(到荷包裏掏出一包藥麵，倒到玻璃杯內，倒上水。) 你

是多麼美麗的女人，難道你都不能制服他教他約束一點嗎？

瑪先生，他上次跪到我面前發着誓說他不再喝酒了……他這個沒血汗……沒志氣的人……他的朋友教他怎麼樣他就怎麼樣。

醫生（預備好了一切說。）你別着急，瑪麗亞。最好你也來幫一幫忙吧；請你把他的頭

按住。（他倆都走到沙發跟前。）就這麼着……教我來把藥水往他嘴裏灌……一下就把他灌醒過來了。

表（當他們往他嘴裏灌藥水的時候說道。）萬尼亞，不能喝了……實在不能再喝了……我已經給我女人發過誓我不再喝酒了……你明白嗎！我給瑪麗亞發過誓了……

瑪（突然的笑了出來。）你聽一聽，先生。這真是教人哭笑不得！你說教我怎麼好？

醫生 你看，他還沒有忘了他發的誓呢！讓我把他的口按住，你再來給他灌一灌；他還得要再少喝一點。

表 我實在不能喝了，萬尼亞……我的瑪麗亞是一個很可愛的人，我已經給她發過誓了……

瑪 這真是鬧笑話！（走開。）

醫生 好，很好，還可以教他再少喝一口。（勉強又往他口裏灌了一下。）

裴 你們這樣強迫着教我喝！唉，好吧……我少喝一口……可是這是最後一回了……一定是最後一回了。（喝。）呸，呸……真難喝死了，真酸……（又躺下。）

醫生 （走到瑪麗亞跟前，在椅子旁邊坐下。）唉，現在他快要醒過來了。

瑪 哦，醒過來了……馬上又要跪到我面前賠不是，又要發誓他永遠不再喝酒了……可是如果要遇見了好機會，他又去喝去了……先生，請你想個法子教他永遠的再不喝酒吧！我想大概用催眠術治療法，或者是用和催眠術一樣的法子去治一治他……你大概也會用催眠術治病吧？

醫生 現在用不着催眠術……從前我常常給他證明酒精對他是很有害的……不定那一天他會鬧酒鬧死的……大概他不信……他也不怕……

瑪 他真是不想再活了……我實在說不出我心裏的痛苦啊！

醫生 可以想個法子教他去信……

瑪 怎麼呢？教他去聽一聽什麼演講……再不然教他看一看那些被酒精毒壞了的肝臟……唉，我不知道那些演講都是講些什麼東西！先生，你是我們的好朋友，請你想個法子吧！

醫生 瑪麗亞，我很願意給你想法子。你知道我是多麼樣的愛你和斐迦……（在室內走着。）我的確有一個法子。

瑪 什麼法子？

醫生 讓他這一回死了就……

瑪 怎麼讓他死了？這那裏話，先生？我不明白你！

醫生 （想着自己的話。）等一會你就明白了……我們弄的教他想着他是死了，並且教他想着他已經變成了一個鬼。

瑪 但是，這怎麼弄呢？爲什麼要這樣弄？

醫生 這麼一弄，教他以後看見酒瓶子都要恨起來的！你聽我的話，我們現在來試一試吧！啾……不錯……我們就這樣的做；我們當成裴迦死了，當成把他的尸首放在那書房裏。（指著門。）我現在就把這門鎖起來。（向門走去，想要鎖門，瑪麗亞阻擋着他。）

瑪 先生，你想什麼怕人的事呢……

醫生 你別要干涉我。（鎖上門，把鑰匙放到衣袋裏。）沒有什麼怕人的事。最好你把馬霞也教來，教他把這屋裏的東西都拿出去；來等我想用法用鏡子作一回玩意。

瑪 （按鈴。）唉呀，先生……

醫生 別害怕。（由衣袋裏掏出一把小刀子；馬霞入。）

瑪 把老爺的東西統統都拿出去。

醫生 把我的荷包也拿出去。（用刀子把玻璃割下來，把空鏡框又放到從前的地方。馬霞同時把東

西都拿了出去。）

瑪 你幹嗎呢，先生？

醫生 你瞧着吧……（把玻璃鏡藏到一個地方。）把那給我……這個地方放點什麼？有四個

蠟台！……快些把蠟台都給我……（瑪麗亞給他，聳着肩。）我們把這些都擺起來

吧……（醫生把鏡框這而放了一對蠟台，把那而放了一對蠟台。）再沒有別的成對的東西了

嗎？……把茶杯給我。（瑪麗亞給他。）好吧；把茶杯也擺起來吧。（把茶杯也照樣

的擺起來，往後退了兩退，看了看自己所擺的東西，把蠟台和茶杯都又挪端正了一點。）好極

了！他的知覺馬上都要完全錯亂了！

瑪 怎麼樣的知覺錯亂？

醫生 你瞧一瞧就知道了。你有空白的電報紙嗎？

瑪 我有一本空白的電報紙。

醫生 好極了！請你坐到椅子旁邊寫電報吧；我給你說。

瑪（坐下，拿起電報紙。）先生，我不喜歡你這樣的法子。這不是太惡作劇了嗎？

醫生（很精神的樣子。）你聽我說，我們這一下子就把他的酒病治好了！這明明是對他

很有益的事情呵！來吧！

瑪（決定之後，拿起筆來。）來吧……

醫生 寫上你媽媽的地址。（瑪麗亞寫着。）寫好了嗎？

瑪 寫好了！

醫生 你再寫：『媽媽，快些來，裴迦今早死了。』

瑪 這什麼話，先生！我媽媽接到這樣電報就要瘋了！

醫生 這電報你媽媽將來見不到。寫吧。

瑪（寫着，寫完了之後說。）寫完了！

醫生 給我。（取過電報，把背面抹上糊精，粘到棹子中間。）

瑪 你幹嗎呢？

醫生 把他粘到棹子上，鬼不能夠把他拿起來；就是你的裴迦也不能夠把這電報拿

到手裏去；不過看他是可以看的。把鐘往前途撥兩個鐘頭。（瑪麗亞撥了鐘。）你現在要記着：無論怎麼樣你都要假裝着好像沒有看見裴迦，也沒有聽見他一樣。把他當成一個鬼，你明白嗎？我們都裝着看不見他。

瑪 | 他馬上就醒過來了。

醫生 | 讓我來做這個……（裴迦在夢中嘆息着，說着夢話。瑪麗亞要想說話，醫生阻止她說。）噓——

噓——噓……他馬上就醒了……其餘的話我到別的屋裏告訴你。並且我教馬霞……我們走吧。（靜悄悄的走出去，裴迦慢慢的醒了過來，坐到沙發上，看了看鐘，又想去看一看自己的表，可是在他身上遍處找不着。想穿衣服，衣服沒有了。他思索着他把衣服放在什麼地方，究竟想不起來。聽見瑪麗亞的腳步聲，就裝起失錯的樣子來。）

瑪 | （手裏拿着帽子，和裝飾帽子的黑紗進來。裴迦喚道：「瑪麗亞，」可是瑪麗亞走着好像沒有人叫這一

聲一樣，坐到椅子跟前用黑紗蒙着帽子。裴迦很發急的走到她跟前。瑪麗亞不注意他，並且裝着好像她一個人在屋裏的樣子一樣。）

裴

（帶着失錯的樣子微笑着，巴結着媽。）好瑪麗亞……你生氣了嗎，瑪麗亞，是的嗎？……

我昨天回來有點晚了，因為我不想去煩擾你，於是就在這裏睡了……（瑪麗亞掏出一幅手帕，拭着假淚。）親愛的瑪麗亞……我慚愧極了……（瑪麗亞由他身上望過去，媽的面

容帶着女子方才死了丈夫的樣子。）你願意知道我把大禮服和皮鞋都弄到什麼地方去了嗎？……（瑪麗亞又做起活來。）我大概把那些送給一個叫花子了……他窮的連一件

衣服都沒有穿……那時我沒有錢，於是我就把衣服給他了……唉……（瑪麗亞把手

巾拿到眼邊。）好瑪麗亞，你哭了嗎？……唉，親愛的……唉，我錯了……你別要哭

了……實在說……這是最後一回了……我這樣實在不對。唉，好瑪麗亞，別哭

了……不要爲着我這樣的傻瓜把你的眼睛哭壞了……（又到她跟前去了一點，看見電

報，想揭他，揭不起來。他繞着椅子走着。）真是怪事！（試一試揭電報，揭不起來。他知道電報揭

不起來了，坐到椅子跟前的安樂椅上看起來。）瑪麗亞，你給媽媽打電報了嗎？（敲着。）媽

媽，快些來，裴迦今早死了……這是什麼一回事？（又敲着。）『裴迦今早死了』

……那一個裴迦？我不認識別的裴迦……（瑪麗亞不看他，又繼續作着自己的活。）瑪麗亞，這是那一個裴迦死了？瑪麗亞？（她由他身上望過去，仍繼續的縫着活，搖着頭。）瑪麗亞，我在你面前很失錯了，但是我總還是有理要去問一問你，你在電報上提的是那一個裴迦？瑪麗亞，不要再縫了吧，我很害怕……也或者我的酒還沒有醒呢……再不就是你瘋了……瑪麗亞，大概是你瘋了！……（生着氣走開。）

你應當回答我一下……真太不夠禮了！

醫生

（入；他對於瑪麗亞的喪事，表示着很同情的樣子。）

裴

賽爾革……你來的真湊巧……瑪麗亞瘋了……早安……（伸着手。）

醫生

（不注意裴迦，也不注意他所伸的手；走到瑪麗亞跟前。）早安，親愛的瑪麗亞……

瑪

早安，先生……（站起來走到他跟前。）

醫生

（很親熱的重讓她坐到安樂椅上。）唉，親愛的，你自己把心放寬一點吧……不必這

樣傷心了……你自己知道，我對他的法子算用盡了……但是治不好病這有什

變法想呢……科學也是失了效力了。

瑪 我知道，先生，一切我都知道……但是這總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呵！……我是多麼樣的愛斐迦……

斐 請你們告訴我吧，這是那一位斐迦！

醫生 （背着椅子站着。）是的，可憐的斐迦。

斐 我竭力的忍耐着，可是你們弄的教我忍都忍不住了！

醫生 （繼續說着。）我屢次警告他說：『別鬧酒了，斐迦，不要再隨便了……你的身體不好……你鬧酒鬧多了，立刻就會把命送了呢！』現在他可照我的話來了！唉，斐迦，斐迦……（走到沙發跟前。）他就死在這張沙發上……

瑪 可憐的斐迦！苦命的斐迦！……

斐 你們這些該死的東西！我也要來哭一哭這位斐迦。他是誰？我問你們，你們回答我一下吧！

醫生 瑪麗亞，你教把他的尸首抬放到什麼地方了？

瑪 | (指着門。)在那裏，在書房裏。(忍住哭。)他很愛他自己的書房……

醫生 (很同意的點點頭。)不錯，是的……

裴 | (很發急的走着。)太太，我請你們不要再做這些惡作劇了。我雖然有時候回來的很晚，但是我究竟是這家裏的主人。我並且請你快些告訴我，很愛我書房的這位先生是誰；難道你把我的書房送給他做了墳地嗎？你答我的話不答？好吧，你不願回答嗎？不回答就算完事！我自己去看好了！(走到門跟前，因為門鎖着，他開不開。)誰把這門鎖起來來了？

瑪 | (拭着眼淚。)你想不到裴迦跟前去嗎，先生？你去好了，門沒有鎖。

裴 | (搖了搖門。)怎麼沒有鎖？

醫生 (向門走去，又轉回來。)不，不去了……瑪麗亞，我看見他的尸首心裏很難過……

昨天他還是好好的一個人，今天就死了……

裴 先生們，你們真要叫我瘋了！唉，我錯了，唉，我是一個沒出息的人，我自己也知道……唉，都不理我也吧了，看不起我也吧了，但是我總還是有理要去知道知道這位裴迦是誰！

醫生 他從前是很愛你嗎，瑪麗亞？

瑪 很愛我……

裴 (走到椅子跟前。) 實在我是怎麼一回事？他們都好像看不見我，也聽不見我了……(摸着自已。) 我大聲叫着，可是他們連一點也聽不見了……怎麼呢？我成了一個渺茫看不見的東西了吧？(摸着自已。)

瑪 他很愛我，先生……將來怕不會有人再這樣的愛我了……

醫生 唉，這也說不定……

裴 好……讓你們一點不客氣的去談心吧……(坐在棹旁。)

瑪 他從前是一個很不錯的人……

裴 | (大聲叫着。) 怎麼？不錯的人？他從前是個很不錯的人？……

醫生 | 可憐的裴迦！

裴 | (想說話，但是找不出什麼話來。)

瑪 | 從前當他不開酒的時候，是一個很不錯的人……

裴 | 爲什麼他們都談着我的往事呢？

醫生 | 是的，這樣的生活……從前的裴迦……現在已經去世了……他活着的時候，

是很不錯的人，不過就是有一點毛病——就是好開酒。他那冰冷的尸首現在

還在那屋裏放着呢！

裴 | 難道是我在那屋裏躺着的嗎？……他們一定是說我的……

馬 | (入。) 太太，棺材舖裏有人來了…… (裴迦大跳起來。) 請他們到這裏來吧？

瑪 | 好，教到這裏來……但是，不……我自己去……我們去吧，先生……

醫生 | 我的可憐的…… (扶着她出。)

表 | 實在這是怎麼一回事？（很焦急的看著自己。）他們都聽不見我，也看不見我了……電報我也不能夠搗到手裏了……門我也開不開了……這麼看起來，我一定是死了嗎？這回事……（發急的在室內踱來踱去的走着。）爲什麼我覺得我是活着呢？（站到鏡前。）唉呀！我的天呀！我自己在鏡子裏也照不見了嗎？是死了嗎？……這是我——是可憐的表迦。這是我死了。（倒到地板上。）

幕下——

第二景

房間同前。表迦躺在沙發上，仔細的摸著自己，有時擦著自己；他總是想證明自己是還活著呢，或是真正的死了。醫生與瑪麗亞入，鋪換上孝服，作著哀悼的樣子。

瑪 | （好似接續着剛才的話一樣。）你知道，先生，他不在了，我實在不能想像到他現在是沒有了……（表迦打着冷戰。）我覺得他好像還在此地，同我們在一塊的一樣……

當我一進到這屋裏的時候，格外的……（斐迦站起來，坐到別的地方。）

醫生（很莊重的樣子。）誰知道，也須斐迦的鬼魂真正還在這兒呢……科學究竟也不能

實證出來了……

瑪| 不錯，是的，這實在是把我們裝到這悶葫蘆裏了……

醫生（嘆息着。）唉！

瑪| 可憐的先生……你跟我受累不小了……我是一個很呆的女子，沒有讓你走……

你去吧，先生，回家去吧——你該回去歇一歇了……

醫生（溫柔的樣子。）親愛的……難道我能夠同你離開嗎……（握着她手，撫摩着。）

斐| 爲什麼我自己不覺得我是死了？（拍着自己的頰，想試一試看他自己是死了不是。）不，我

不是死了……或者我是半死的人……但是我不是完全死了……

瑪|（溫柔的樣子。）親愛的先生……

斐| 我實在看不慣他們了！我真討厭他們！我想教他們看一看我的尸首……這些

畜牲！讓你們坐着去談私情吧……我的尸首還在那裏放着，你們可在這裏賣風流來了嗎？爲着面子你們也該去看一看我的尸首吧……如果他們一開門，我想偷偷的也跟着他們進了去。這些畜牲！

瑪 先生，你聽見了嗎？

醫生（站起來。）沒有。

瑪 我現在聽着彷彿有人說什麼話的一樣……

裴 還是我的女人，……能夠聽見……

醫生 這不過是你想像的吧了……

裴 混蛋！

瑪 是的，你說的很對，先生。我聽錯了……

裴 你不想去開門嗎？好，如果我是一個鬼，我可以從門縫裏鑽過去。（依然決然的走到門跟前，少碰了一點傷，沒得鑽過去。）我還是一個新鬼，還得要學一學鑽門的法子

呢！（向醫生走去，同時醫生也走近他了一點。）唉，你這個東西！把門給我開開！（推着醫生往門跟前推，但是因爲自己無力，推不動他。）

醫生 真奇怪！現在我也覺得有人在這裏——在我們中間。那人是誰……我剛才覺得彷彿有人推着我往門跟前推，並且還悄悄的向我說道：『開開！開開！開開！』

斐 唉，開開！你這混蛋！

醫生 我想這些事情還得要繼續鬧幾天，怕一直得要鬧到斐迦的鬼魂離開這裏才能安生呢！

斐 我不願意離開；你們把我趕不出去！雖然你們以爲我是死了——但是我出去！

醫生 你現在打算怎麼樣過活呢，瑪麗亞？

瑪 我不知道，先生……我想將來自己去找一點事情……隨便在什麼地方找一點抄

寫的事情……你知道裴迦什麼也沒有給我留……（裴迦坐在沙發上。）唉，裴迦，

裴迦……

醫生 瑪麗亞……我無論如何都不教你受艱窮，也不教你去找事情做……你是多麼樣的好看……多麼樣的惹人愛呵……

裴 我真想把你捏死了！

醫生 瑪麗亞……親愛的瑪麗亞……

瑪 唉，什麼？什麼？

醫生 我愛你……（裴迦把身子縮了下來。）

瑪 親愛的，難道現在是談這些話的時候嗎？……

醫生 我自從認識你那天都愛上了你……我把我的愛情都隱秘起來，口裏不說，也不過是因為這可憐的裴迦那時是我的朋友。

裴 你敢稱我可憐的裴迦，你這畜牲！

醫生 只是現在我不能夠再閉口不說了，瑪麗亞……我親愛的瑪麗亞……

瑪 (站起來。) 我從來不會疑心到這些……

醫生 我心裏受着苦，口裏不說出來……但是現在沒有阻礙了。我直然要向你說我
很愛你！

斐 (十分不安的樣子說。) 沒有阻礙了！可是你要想一想你朋友的尸首放在旁邊的房間裏還未冷呢！……

醫生 瑪麗亞，我也知道你是很愛我的……不錯，是的……別要說『不是的』吧！我不相信你這些……你的眼睛早已都給我傳情的說『是的！』(挽着袖往自己跟前挽。) 斐 (抓住他的袖子用力的往出拉。) 你這不要臉的東西！你這惡漢！你敢來調戲我的女人！

瑪 好賽爾革，但是我不能拿我真純的愛情付之於你了……我已經愛過斐迦了……醫生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別說了……我什麼也不要……我只請你允許教我愛你，

常常同你在一塊就得了……唉，無論什麼朋友都不能把我引誘壞，無論什麼酒我都不喝……

斐 | (仍是極力的打擾着他們，但是無效。)

醫生 | 我們將來幸福的同天神一樣！

斐 | 唉，我們看着吧！我不過是初當鬼……我將來成了老鬼的時候，我總教你們賣不成風流……

醫生 | 我給你預備一個安樂窩……

斐 | 你這個混蛋！我將要正夜的坐到你們的枕頭旁邊……把你們鬧的魂夢不安！連一夜都不教你們睡着！

瑪 | 親愛的，讓我想一想吧！

斐 | 讓她想一想！這就是女子的心……(幾乎不哭了。)我才斷了氣，尸首放在隔壁的屋子裏，可是她可竟然說起教我想一想的話來了……如果你有半點羞恥，你該

給他幾個耳巴把他趕出去了！

醫生 不要耽擱了，瑪麗亞……（握齊她手。）我很想信如果裴迦有靈，他一定要教你

答應我，而且要給我們祝福了……

裴 瑪麗亞，難道你要往他圈子裏跳嗎？瑪麗亞？

瑪 唉，這些事情我很想問一問裴迦……你就來當一個招魂的人；你就來招他的靈魂，我就按着裴迦所吩咐我的去做。

裴 這麼着，你就聽我的回話吧……（大聲敲着棹子。）

瑪 噓——噓——噓……你聽！

醫生 怎麼一回事？

瑪 你沒有聽見嗎？

裴 （惡恨恨的敲着棹子。）

醫生 （很鎮定的樣子。）沒有什麼！

瑪 我聽見彷彿有人輕輕的敲了一下棹子……

裴 (恨恨的敲了一下。)

醫生 不錯，彷彿有一種響聲……

裴 唉，如果我敲的聲音把你的耳鼓震不破，那我真成了一個鬼了……

瑪 (走近棹子。) 這真是奇怪……的確我覺得裴迦在這裏呢……

醫生 我們來試一試叫他一叫吧……裴迦，你在這裏嗎？

裴 (叫道。) 在這裏！在這裏！我在這裏！

瑪 裴迦，如果你在這裏，就請你到棹子上敲一下……這是我叫你的，是你的瑪麗

亞……

裴 (大聲敲了一下。)

瑪 (向醫生說。) 他在這裏呢！

醫生 現在我也聽見了……

瑪 如果你能夠聽見我，就請你敲棹子回答我吧……如果你要說『是』，就請你敲一下。如果你要說『不』，就請你敲兩下……你明白我說的話嗎，裴迦？（裴迦敲了一下。）你聽，敲了一下……他聽見我的話了……裴迦，醫生向我求婚；我答應他不答應？

裴 （惡恨恨的敲了兩下。）

瑪 你聽，他說『不。』

醫生 你爲什麼吩咐她呢，裴迦？

裴 不關你的事！混蛋！

醫生 （鎮定的樣子。）他不作聲了。

裴 你這傻瓜！你這蠢牛！你這畜牲！教我怎麼敲棹子去回答你呢？你這個蠢貨……

醫生 瑪麗亞，請你去給他解釋解釋，就說我們永遠的奉祀着他，紀念着他……你

去給他解釋解釋吧，我出去，因為恐怕我在這裏惹氣了他。（雖然裴迦抗拒着他，但他仍舊的走到瑪麗亞跟前去親了她，向門走去。裴迦怒氣沖沖的拿起茶杯及別的東西在他後邊跟着亂打。醫生很鎮定的樣子轉過身來說。）你瞧，鬧鬼了；茶杯都會飛了！（出。）

瑪 唉，裴迦，裴迦，如果你再活着……你必須要改一改你從前的毛病，不要再隨便了……

裴 （很懇切的說。）實在說，實在說……我很願改過自新……（敲了一下。）因為我恨那不是人的醫生，我連一分鐘都不願離開你！

瑪 你說『是』嗎？謝謝你，裴迦……不過……你現在給我發誓太晚了……我要嫁給醫生，裴迦。

裴 （惡恨恨的拚着全力敲了三次兩下；就是回答說『不，不，不。』）

瑪 但是，裴迦，我的親愛的，我不能夠到街上去討飯喫……你知道你什麼也沒有給我留……

（裴迦無可奈何的坐到沙發上。）

醫生

（靜悄悄的進來，站到裴迦背後，裴迦沒有看見他。他手裏拿着一條手巾，把手巾蒙到裴迦臉上，並

且把他的口和鼻子都塞了起來。在這時都不作聲。）

瑪

（駭的撲到裴迦跟前去救他，但醫生教他放心，別要害怕。）

醫生

別害怕，這是一點麻藥；對他沒有什麼妨礙……請你快些把鐘撥一撥，把門

開開……（從衣袋裏把鑰匙掏出來給她。）

瑪

（笑嘻嘻的把東西都拿來照從前的樣子擺着。醫生很快的把電報揭了起來，把玻璃裝到鏡框上，瑪麗亞

把門開開，把鐘撥了撥。）

醫生

請你把空白的電報紙放到棹子上，把粘着的電報揭起來！（瑪麗亞照樣做了；裴迦

又開始說着夢話。）唔，現在他醒過來了……現在要到他心口上施行按摩術。（他

施行着按摩術，瑪麗亞幫着他摩着裴迦的手和額。當裴迦剛剛醒過來的時候，醫生說。）他復活

了！唔，阿彌陀佛！瑪麗亞，裴迦救過來了。如果要不是我給他施行按摩

術，說不定他能醒過來不能呢！

瑪 唉，裴迦，裴迦……（裴迦坐在棹子旁邊的椅子上，還是無力的樣子。）裴迦，你不認識我

了嗎？（裴迦敲着棹子。）裴迦，你爲什麼敲棹子？

裴 這是怎麼一回事？（敲着。）唉，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……（看見棹子上的電報，就去

取他，幸而取到手了。）這麼着，我能把電報拿到手裏了嗎？

瑪 什麼？電報麼？那是當然的，裴迦，那有什麼問題！

裴 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……我喜歡把電報拿到手裏……

醫生 唉，裴迦，你真是有好運氣。你躺了兩個鐘頭，簡直像死人一樣。如果要

是我給你施行按摩術，怕你的腿一定都伸直了……

裴 （起來走到醫生跟前，瑪麗亞在棹子跟前。他向醫生說。）請你回答我一個問題吧！

醫生 就是有十個問題也可以的。

裴 當人多關了酒的時候，他就覺得他是死了嗎？這回事可以有的嗎？

醫生 不錯，這也須有的……在科學上有時候……

裴 呵，可是有人覺得醫生去同他的女人親嘴，有這麼一回事嗎？

醫生 這個說不上來……怕不會有的吧……在科學上還沒有發現過這回事情呢。

裴 (挽着瑪麗亞往自己跟前拉。) 不管他科學上發現過沒發現，我以後無論如何是再不

喝酒了……

——幕下——